

年

卷

期

15

25

第

第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十五期
(第二三一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25 (231)

June 17, 1927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寶白一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古裝俞粟廩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寶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册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為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為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為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 斐編 一册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兼論國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言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册八角

此為程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敝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為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册六角

戲曲為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本書為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分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册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為詳明足資研習崑曲者入門之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編者的報告

鄭元璋君託代徵求小說世界十三卷一期。又六期。又九期至十二期。以相當之書籍或郵花爲酬。寄營口西大街公益銀號轉交鄭元璋收。

本卷二十五期出齊了。凡是可以結束的稿件。如「他與她」。如「西洋草花譜」。如「貧賤夫妻」等。皆已在本期作一結束。此外「小說枝談」。在本卷尙不能結束。但是在下卷前半卷當可登完。「今鏡花緣」。本是可合可分的。不必當他是一種長篇小說看。倘然讀者不棄。編者還可以多做幾回。

下一卷當然有一番刷新。以答愛讀者的盛意。至於如何刷新法。編者暫且不說。請諸君看下卷罷。胡爲先生鑒。你所要求的事。和「賣書廣告」。性質相同。所以我們不便照辦。請你原諒爲幸。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十五期 目錄

(特刊號)

圖畫

繡(彩色)

蔣南沙畫雁

蔣南沙畫鴨

李叔同先生最近書法之一 李叔同先生最近書法之二 李叔同先生最近書法之三

文字

編者的報告.....編者

一顆淚.....陳道希譯

金錢轉運公司.....徐卓呆

尹文字寓言(補白).....秋山

旅途.....葉疏影

二童子.....唐小圃譯
白樹田譯

小詩(補白).....	夏病梅
皇皇.....	橄欖生
十八齣.....	夢 僑
和調(補白).....	夏病梅
蛙聲(補白).....	魏風江
只怕(補白).....	前 人
打板子.....	夢 僑
蛙聲(補白).....	夏病梅
落伍者的蜂蝶(補白).....	前 人
小說枝談(續).....	蔣瑞藻
西洋草花小譜(五)(完).....	童君樂
貧賤夫妻(獨幕趣劇)(續)(完).....	黎烈文

馬來羣島 人如何 稱頌 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男男女女 人之竭 力之稱 頌之韋 廉士大 醫生紅 色補丸 乃無者 分國與 界與候 氣特錄 茲外錄 國僑函 華謝則 數於下

寒熱退淨咳嗽
盡除

南洋馬六甲毛吉加
影膠園李達卿先生
自述云鄙人之得獲
重享康健之樂者皆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
補丸之奇功也因鄙
人曾患內熱咳嗽甚
厲纏綿年餘曾服是
丸得獲全愈矣

頭昏目眩夜不安
睡治愈

南洋大吡叻積莪營
四十五號陳南昌錫
鑛公司彭師權久病
來書云鄙人因久病
以致血薄氣衰兼且
頭暈目眩夜不安睡
精神困疲不堪及服
用韋廉士大醫生紅
色補丸後至十分健
連服及後已

咳血胸痛治愈

南洋瓜勝雪蘭莪陸
椰油較公司李楊先
生來示云鄙人曾患
胸肺疼痛咳嗽吐血
甚劇服用韋廉士大
醫生紅色補丸均獲
治愈深感此丸之奇
功

精力衰殘身體瘦
弱得獲康健復原

南洋瓜勝古毛埠信
昌隆號林文階先生
來書云鄙人二年前
因營業操勞過度以
致身體衰弱精神困
頓及服用韋廉士大
醫生紅色補丸後獲
精力復原身體健
壯逾于曠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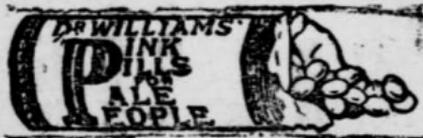
精神不濟身體虛

星加坡北橋道六百
廿二號炳興書店何
秉剛先生來函云余
曾患腰背疼痛皮膚
乾燥週身癢因而不
精神困頓日夜不安
終夜難成寐及服
用韋廉士大醫生紅
色補丸之後腰疼均
止精神復原各疾均
皆全愈矣

血薄氣衰神疲力
竭治愈

南洋吡叻嗎呷和
順當陳煥濤先生原
籍中華廣東大埔其
自述云鄙人因氣衰
炎熱致患血薄氣衰
神疲力竭兼且飲食
少進夜不安睡以致
頭暈目眩現已服用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
補丸後獲全愈且身
體精神強健逾于昔
矣

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
凡經售西藥
者均有出售
或直向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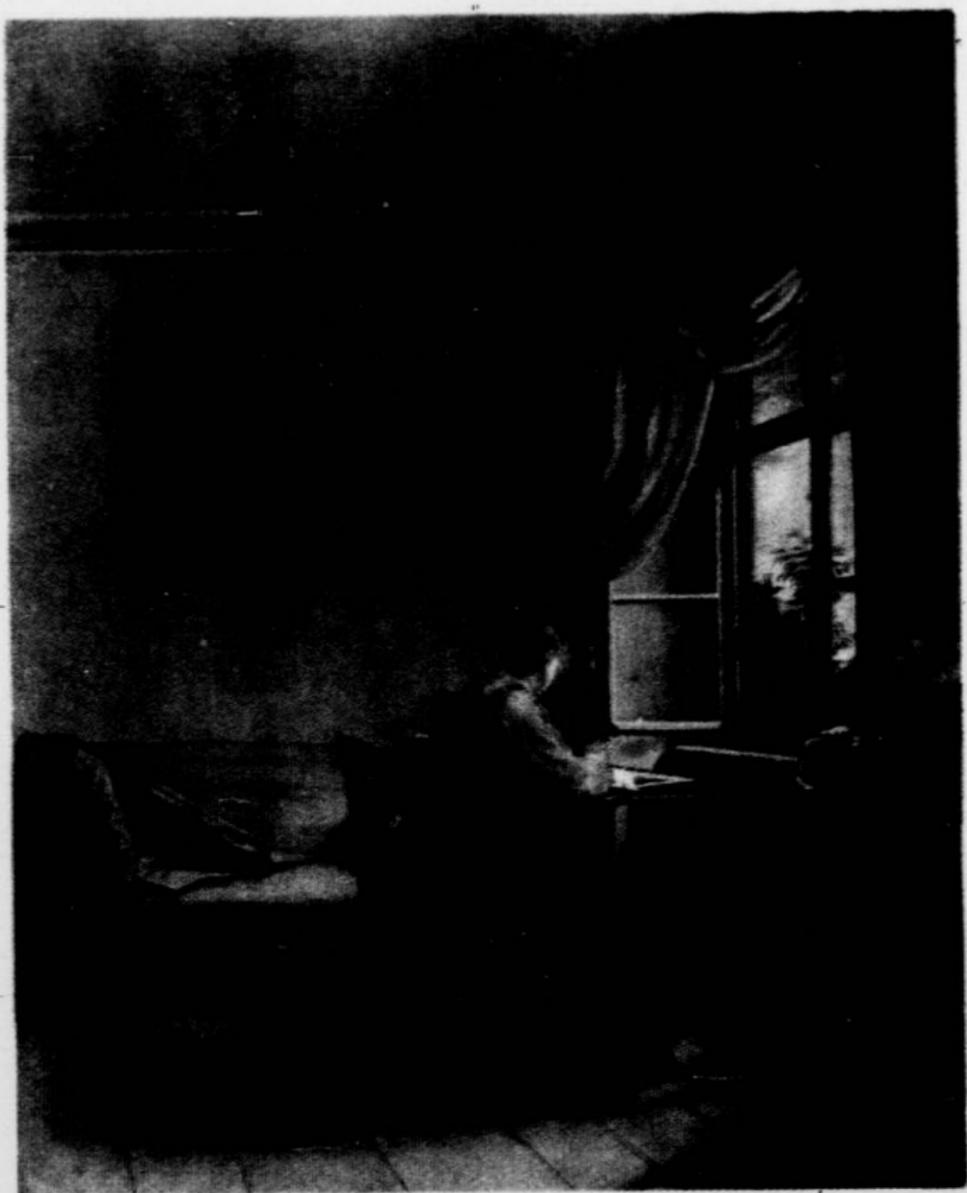
江西路十六號
韋廉士大醫生
藥局函購
每瓶大洋一
元五角每六
瓶大洋八元
郵力在內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50(1)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刺 繡



雁 畫 沙 南 蔣



蔣南沙畫鴨

李叔同先生最近書法之一

前通

來書歡悅幸甚茲一寫佛名三葉以一奉與

仁者其一端特施胡居士宗塵其他可隨意贈與善友也別奉

小舊寫卷氏中數種并寄乞

受收若自受若轉他人托人爾來札通華嚴懺絕宿劣并暫

不通訊向

能鏡念佛法為人所撰述者以數張中惟改正批字一張其他乞 仁者改寫

仁者受收是書後乞暫勿小答一函復 乞未要宣

仁者向上海海濱路法界水坊西洽印社吳君詢問 又近為

十二月十一日 月 碎月 疏 答

華嚴勸迴印章

伯攸居士文 宣

又佛學文字數種附上 商務書館印行

印光法師文鈔乞請閱覽



致函與 披為游 江兩級行紀 任結與中學 教員

華平士今

李叔同先生最近書法之二

佛 三 身 讚
佛 一 百 八 名 讚
廣 大 誓 願 頌

李叔同先生最近書法之三

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

亡母王太夫人六十年誕辰敬寫讚頌
三種以此功德迴向亡母解脫塵緣
往生極樂

弘一沙門僧胤



一顆淚

土爾其 Ahmed Bey 原著

陳道希譯

——尼珈貝致聶美赫農——

我已經接到你的來信，這封信，無疑，是你爲了開玩笑而寫的。在探究這問題以前，請你允許我先問你一句話。一個人讀完三行的信札，需幾分鐘？你將要答道：一分鐘——兩分鐘，至多也不過五分鐘。

不啊，朋友——我讀這封信整整要兩個鐘頭。倘然我能够保你不會發笑，保你肯相信我時，我就要老實對你講，從昨晚到今晨，我兩眼不曾離開這信過。但是一個男人，無論如何，總不敢常常說出真話的。

既然說明這個了，請你不要以為我是能夠對你說謊！

並且，於我大不利的是，我恐怕我說謊的本能已經消失了。我是在外交部裏的，而且常常同君士坦丁第一流社會來往的；你可以曉得說謊兩字，在我不只是老法子，並且是勝利的唯一的兵器呢。

雖然是這樣，到我對你說話的時候——更奇怪，就是我只在想念你的時候——我發見我自己不能說謊了。在這些時候，我好像一個可憐的農人走到 Kadi（法官）面前去供假證據一樣。我忸怩！我囁嚅！我出醜……

因為看見你或者想起你，使我不能做的是，不單只是說謊一事。當我看你想你的時候，我發見我所有的惡計，所有的刻薄，以及一切對於生存必不可省的詐巧，統統被剝奪了。於是連珠似的，不幸和損失就壓倒了我！

拒絕我的請求，你好像決然要使我沒有樂趣。但是那還不是你所給我的傷害的總數。把我說謊，欺人的本領奪去了，你改了我的習慣。你結果將把我化為一個「公正」人，於這個世界中一無

所合，他的正直只替他掙得人家的嗤鄙，或者至多是人們對於生命中失敗了的人的一種譏諷性的恭敬。

對於這些噴責你僅能給一個回答，說道：「喂，尼珈貝，你的確有些過甚其詞了。我躲避你。雖然你費了力，你僅僅安排每月中來看我兩三次。我們也可以同意，說我佔據你心頭的時間比這個還要多過五倍或十倍。即使如此，你仍然有充分的閒工夫，足以行使你的說謊，欺待別人，簡言之，足以專力於你天生的職業。」

但是不呀，聶美赫農——這不是事之真相。

常言道，一個人的肖影像他本身。那句話也離真情甚遠。因為，你的肖影與你的本身何等地不同！雖然費了力，我總不能夠把你影兒逐出眼外！請信我，牠比我自己還要堅勤，還要久耐；倘然有人對我指指門，我就會鞠躬走出去——但是你的影子不然——我可以請求牠去，然而牠不去。

牠佔據我心頭，從容地，絕端自由地，無異一個人不待邀請而在我祖父家裏安置了宿處。真的，這使我想起那個在我叔父屋子裏白住了十年的客人！

現在你要說：「尼珈貝對我說呀，我無間斷地佔據在你的心頭，可真有這事嗎？」

我將要承認也有時候，你有復在我心上。這就是我看你或對你講話的時候。你也須以為然的，我在那時祇能這樣。

* * * * *

我開頭就對你說過，你開玩笑的那封信使我足足忙了一夜，讀了不知多少次。若我不能把牠不落一個 Comma 背誦出來時，我要慚愧。你是這樣寫的：

「尼珈」——這兩字在你筆下的形狀，宛如你叫我名字時你嘴唇的動作，不知道三十年前我父親命此名時，曾否幻想得到牠會有一日這樣旖旎地被呼喚——

「尼珈貝」

你已經好幾次垂詢我要我嫁你。每次我總回答你，說這是不能的。現在我取消我從前所說的話。你可以處置我的生命，你以為怎樣好，就怎樣。

聶美

自然，聶美赫農，我立刻悟到你寫這信是開玩笑。我還不完全是個笨牛，你是曉得的。

我怎可把你的信看作正經話呢？整年中我堅決地一直求戀你。我曾經求你只給我一絲希望也好。你連那個請求也自在地拒絕了。「不能，尼珈貝！」你說，「你是少年美秀資富而矜雅的。但是我不願嫁你。」

可是經過了這許多堅忍，這許多拒絕之後，我在一個晴美的晨間——萬萬不料到——接到你一封信，說：「你可以處置我的生命，你以為怎樣好就怎樣！」

自然這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凡人是不會有這樣的鴻福的！

所以，洞燭了你字裏行間的意味，逃出了你誘我的網兒，我現在回答你，可愛的短札：「你的矢不中呢，聶美赫農！」

P.S. 我初意不欲在函中再加上這幾行話。但是我忍不住要給你一些小小的責備。是什麼女性的殘酷迫得你寫了那個短簡？真的，我不曾在你沒良心底下受了罪。你看，我將要保住我的常習，一絲一忽也不改，好似沒事一般。

停一會我要出去。我要散散步，同我朋友們談談。然而——這不能一樣了。時時回想到你的信，

我又將墮入深思中，問着自己道：這無疑是個玩笑罷了，但是，假定在剎那裏這會是真話時……

是的，聶美赫農，你是酷辣透了，你的玩笑的殘酷，好似一個人對一個兩目不會見過天日的瞎子講自然的美麗。無論如何，我沒有謝你的話！

尼珈

——聶美赫農致尼珈貝——

尼珈貝：

你的信開章就錯了。你以為這是不成問題，一個人對於一個於他有不普通的感情者就不能夠說謊。你立論說，對於一個摯愛的人兒，凡人都就天真得如小孩子一樣。怎樣的一個錯誤啣！

我偶然認識一個姑娘，她對於某男子有比常情所需更厚的心意，一個他曾在某處相逢的男子。這位姑娘一向是真誠的，但是從那時起，她就變為一個說謊者了。彷彿一個女伶，她祇能於她的角色，冷淡不動情的角色。她熱辣辣地想對她戀人說，「我是你的，」但是她虛偽的嘴唇把拒絕回答他。她要望穿秋水地等候着那男人，等幾個鐘頭，到她望見他來了時，她就要無精打彩地背轉頭去。

當她們同在一塊兒時，她裝作一個沒有心腸的女子的模樣。所以你要知道，對於最愛的人說謊是完全可能的。

你名字的拼法，很像你名字的聲音。二者都同樣地可愛。我獨處時常常念牠。現在讓我對你說些話：這是準準確確在一年零二十一天七小時以前，（你看我記憶力比你好，我能夠記得比昨夜再古老些的事，）我們在耐利巴卸家裏。那裏是我第一次遇見你的地方。

尼迭皮赫農替我介紹了，後來又乘間把我引到室隅對我低語道：

「尼珈貝家世很好。他前程等着他，現在是在外交部裏，而且有錢。放開眼吧，聶美。他是個佳婿呢。」

我毫不躊躇地依了尼迭赫農的善意的指導。你必能記得那天晚上。

有如一只蝴蝶，我飛逐圍繞着你，我的親熱使所有的姑娘們都妒忌了，對我扳面孔。

三天後，我們又在別一人家相遇。雖然我們說了幾句驚異的話，幾句對於這良會表示感謝的話，我們心中大家都了然我們當在那裏相逢，從這時起，我們就順利地過下去。我們常常相見。當你

對我講那些美妙的套語時，我的心念正忙想着我的結婚衣服，想着我們將來家庭所在的城中某處，想着結婚時我們應該邀請的人們。

但是，過了不多時，一個幽渺的變易來了，我自己也不知所以。我全部的心力，在起初只被來賓衣服，結婚禮服所佔據的，開始被你併吞了。現在好像祇有你，能夠有逼迫我幻想的力。彷彿有一些明亮的光線，從半開半掩的簾中射出，照到你臉上，照得你的面貌，你的眼睛，都浮凸起來，使你周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於是有一日在我智覺中別的什麼都消逝了，只有你。除你以外我一無所見。

從那天起我就躲避你。

我曉得你是不会捉住這次驟變的動機的。你自然地以為這是由於你所給我的印像薄弱了的緣故。於是每日裏你費盡了力使你自己更嫵雅更可愛，你竟弄到做出一兩次明顯的英雄行徑來。人家的眼睛隻隻聚在你身上了。但是，你在應接室中的令聞漸漸隆盛，同時在我的天上你的星兒漸漸黯淡了……

於是兩天以前，我們都是雷菲克貝博士的客人。

你是曉得的，我們這位好朋友老是從衆客中揀取幾個好主顧，作爲開支款客費的方法。在這當兒，他就注目到一位埃及郡主。談了一大陣醫藥的進步以後，他就請聽客到他試驗室中去，那裏他將要現身於一隻小鳥的外科手術。這可憐的東西是要受最苦的磨折，而且用了些不可解的科學魔術，回復了牠的體力。

衆賓都魚貫地走進了試驗室看這位魔術者工作。你一個人落後，留在應接室裏。

「不忍看施手術嗎？」我問道。於是你急急立了起來，而且打起了你夙習的強武有力的神情，你說道：「不是啊！讓我們一道去吧。」

那隻可憐的小鳥，受着劇烈的疼痛，在無聲的哀苦中張開了牠的喙。在那當兒，我的目光與你的相遇，我看見你眼中有一粒淚珠在顫動，你想立刻拭去已經來不及。

那顆眼淚……這就是你信中很迷惑着的悶葫蘆中的藥。

一年以前，我因爲你的財富，你的遠大的前程而想嫁你。沒多時，我開始愛你。尋常揀一個夫婿，有財有智也就夠了。

可是爲了愛情而揀擇夫婿，是怎樣的不同喲！他第一必須是一個靈魂高潔，心腸柔和的人。別的人我不能託身了。

你以爲你必須表明你自己是堅硬得如別的男子一樣，有鑽石似的心腸。你在痛苦中戴了一個假面具，牠可以顯示你是高傲，冷淡，玩世的。

但是那顆我從假面具中突然發見的淚珠，現實了真情。我於是曉得你有高潔的靈魂，柔和的心腸。然而，同一切感覺銳敏的男子一樣，你正把你天性的深處掩蔽着；你正戴起一個假面具，把你的美麗遮沒了。

你看，我們女子是古怪的生物。你的美貌和你的財富所不能獲得的，是被那顆小小的眼淚所成功了。從此以後，我可以把我的頭枕在你胸間，毫無所疑了。

我再這樣說：你可以處置我的生命，你以爲怎樣好就怎樣……因爲我見過你眼中的那顆淚。

聶美

十六年四月十二譯於餘姚

(完)



金錢轉運公司

卓呆

(一)

無論誰遇見王東泉時，一見了與他同出同入那位比他年紀小去約模三十歲的婦人，一定有些奇怪。因為如果這婦人是王東泉的女兒，王東泉決不會將她帶出帶進寸步不離的。王東泉也很見機。一聽見來者在寒暄時眼睛常常偷看了那婦人，似乎有些懷疑時，王東泉忙向那人介紹：

「這是內人……來見了某先生！」

等他自己一介紹，人家方知道是他的後妻；不過再把這一對夫婦比較一下時，總覺得有些不配。那婦人年約三十左右，肌肉很發達，打扮花也似的一朵。王東泉不對了。看上去有六七十歲模樣，

鬚髮雖不多，已經白了。右手撐了一根司滿克，無非避去拐杖的名稱罷了。老態無從遮飾了；但是王東泉每遇到有人對他二人打量時，他先心虛了：

「我年紀並不大啊！還不滿五十歲，只有四十九咧。我還能跳電車。你看了這副神氣，以為我老了，其實我都是七年前的一場大病，竟把我病得宛如突然實老了不少。我氣力還很大……」

他說到此時，一定兩手握拳，兩臂彎着作勢，表示並不衰老，大可以與那位後妻配得上成一對天然佳耦之意。

王東泉在蟾芳公司當了十年經理，頗有些積蓄。他拖進蟾芳公司的私人，個個人每月有錢孝敬他的；否則便要不安於位。他辭退後，雖是病了好久，還未必耗去他積蓄的一部分。

王東泉的後妻，小名叫桃紅，現在雖年已三十，一副容態還很足以顛倒人，她的表情動作化粧打扮，如果那一家影戲公司裏要攝一本「雙珠鳳」的影片，請她去做一個文二奶奶，一定適合到一百二十分的。

王東泉的鄉鄰們，因着這一對夫妻，形式上頗不調和，所以大家特別注意。與他們家裏的婢僕

們談笑時，一來就會問到。

「你家主人夫婦二人要好不要好？」

可見這一對相差太甚的夫婦，很惹人留意，但是他們夫婦之間，倒也和睦，不聽得有什麼吵鬧不和。他們愛情很濃厚，足以維持到老，不維持他們夫婦的，不是愛情，另有一物。

(11)

王東泉的年紀一年老一年，他的財產也一天減少一天。王東泉不出去做事，把財產吃完了麼？不然！他把財產上收些利錢，也很够生活了，無奈那財產漸漸減少，快要完了。其實財產並沒減少，並不會完；不過他從王東泉家裏，由他繼妻桃紅手中，搬到另外一家人家去了。

在桃紅嫁王東泉的第二年，王東泉辭去蟾芳公司經理之職，同時桃紅與小張結了關係了。小張是個二十一二歲的少年，也無職業。把漂亮的面孔和行頭做了本錢，便認識了桃紅。兩下子漸漸親密起來，王東泉的財產便漸漸的移動起來了。

把桃紅立在東泉旁邊，自然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概；把桃紅站在小張旁邊，情形又大不

同。婦人一過三十歲，不免有洋澄湖無腸太太之謂了。

桃紅也曾慮到過這一層：所以爲收伏人心起見，只得將王東泉的積蓄，移東補西，拏來接濟小張揮霍。因此到王東泉嗚呼哀哉之時，恰是他牀頭金盡之日。王東泉一世糊塗，這死，總算死得識相了。

桃紅帶着孝與小張同棲以後，三四年間，感情上很爲融洽。那麼他們二人愛情很濃厚足以維持着不致感情上稍有破綻麼？！不維持他們二人的，不是愛情，另有一物。

(11)

好好一個青年男子，誰願和年紀大過十歲的異性相處呢？這是心理上生理上自然之結果。小張一面雖與桃紅儼然夫婦，一面好在手裏有的是錢，不免在外面自由行動起來，不知怎麼一個機會，小張和一個妓女叫雛燕的有了關係。小張在雛燕身上，着實花去些錢。桃紅臉上的皺紋一天多一天，雛燕吸收小張的錢也一天多一天。雛燕要什麼，小張無有辦不到的。小張與雛燕的關係，真如橡皮糖一般的粘着。那麼他們倆是愛情很濃厚足以維持二人關係不致發生閒隙麼？！不維持小張

雛燕的，不是愛情，另有一物。

(四)

世上同樣的事，實在多得很，只怪我們不留心罷了！小張對於雛燕無法供給之時，忽然雛燕跟了唱戲的汪小頭逃走了。這二人的結合，也不是愛情。另有一物。

(五)

.....

(六)

世上的事，只管這麼反覆着。

所謂另有一物。是什麼東西？金錢而已。

金錢仍舊是金錢，並不減少，不過是被轉運公司在那裏搬運罷了！這些轉運公司的招牌，叫做「偽愛情」是專在不相稱的男女之間營搬運事業的。

(完)

尹文子寓言

(秋山)

古時有個老人。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盜」。小兒子名叫「打」。一天。大兒子因事出去。老人要追他回來。在後面呼道「盜」。盜「盜」。路上的警察。當他的兒子是強盜。就把他捉住了。老人見大兒子被捉。就回頭呼小兒子來援救。呼道「打」。打「打」。警察又誤會了。就把大兒子痛打一頓。照此看來。可見我們命名是不可不注意的。

記者按。這個笑話。出在「尹文子」上。莊列的寓言人多知道。尹文子上這個寓言。是人家不注意的。現在把他記在這裏。以供獻於讀者。

又按。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察的名目。上文警察二字。不過是由古文譯成現代語罷了。

棕欖香皂



爲何用香皂？

若有以「爲何用香皂」爲問者
吾知雖屬童孩亦必以「用香皂
所以清潔皮膚」爲答也然默察
世之用香皂者則往往反是雖用
之而並不究其能否清潔皮膚一
若不知用香皂之原意也者竊以
爲感矣

棕欖香皂係沿數千年相傳之古
法精製而成與今之專重香氣不
講用後對於皮膚之如何者不同
凡用香皂而欲不負吾人用香皂
之原意者惟此棕欖香皂而已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啓

他醒了就要吸烟。
 梅蘭芳牌香烟。
 是他最愛吸的。所以
 預先給他拿來。



寫意公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旅途

葉疏影

是初秋的月夜，我們因應四姑的命，要搭夜車去赴開到S埠的郵船。所以隔火車開到前半點的時間，就和嬌娘坐在待車房裏了。

嗚嗚的汽笛吹動了，我們忙從待車房裏出來。長時期轆轤隆隆的車機聲，嘈雜震耳的呼朋喚友聲，電閃風掣地佈滿在電燈輝映的車站裏。此時約摸五更的時分，淒迷的月色，線直的軌道，和遠遠的矮密的樹林；裝點在初秋的月夜，越顯出宇宙的淒清與荒涼！習習的微風，從平廣空漠的田間飄來，侵着我纖弱的身軀，微微地打着寒噤。我們鋪好坐氈後，只聽那無情的汽笛，和着車聲前進了。

宇宙多麼靜悄呵！除卻這長的夜之怪物，乘着隆隆的車機銳進外，隱約裏或能够在

車窗邊，聽見微而弱的犬吠聲，和巡軌的慘淡的燈光。

震顛的車機，從車身震撼到我們的心房裏。在在都能使搭客們搖醉在搖籃裏一樣的暢適！且長時間的乘坐，又值更深夜盡，所以他們都是直條條的靠臥着！

好動機警的婦娘，她斜靠在車窗的欄邊，看着屈曲的濃黑的煤氣煙，蠕蠕移動的小樹，在淒迷的月光下，使他更感着沉鬱與悽寂的悶氣了。

車的速度越加越快了！車身的震蕩也增高了！我們終是沉默着。

「牛乳……牛乳……」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在車房的那端，攜着兩隻大罐這樣的招徠他的生意。

「疏！你喝麼……」

她似乎肚子裏鬧着水渴的飢荒，纔這樣的問我，接着她買了二大杯，一杯遞給我，一杯她拿着慢慢的喝着。但我手裏的終沒有喝；隨即退還與那男子。

她探出溫香沁脾的手巾，輕輕地在唇上拭拭。又把手腕伸在窗外，任手巾撲撲的飄着。她伸了

一會腰，似乎喉嚨裏得了牛乳的滋潤，談話的機鋒，漸漸的運動起來了。她的口吻的流利，辯護的爽快，真有一瀉千里，滔滔不竭的能幹。記得一次，叔叔因生意上的緣故，和她拌起嘴來；豈料能談善辯的叔叔，都給她說倒了。所以她在我們住的C市裏的女子中，交際上算是數一數二的人了！

「疏怎的這樣沉默？我問問汝，到底阿嬌蘭你合意不……」她微笑着說。

這樣給我面紅的問題，卻難着我了。我只好侷促地暈着淺笑的兩頰看着她。

「好個處女樣的孩子！一談論這項事，就面紅起來！我說汝知道吧？別又面紅了……頭次四姑來時曾對祖母說要把嬌蘭給汝呢！汝別裝模裝樣。瞞我不住的。」

她這段話越使我羞赧了。心房裏憤慨交並，但又不敢表露出來。她看我這樣的嬌羞，越發持着嚴正的微笑看我。我的紅雲也暈漲到耳部，祇好勉強和她分辯着說。

「嬌！又來取笑我了！這項事情四姑何曾在祖母面前說過呢？就我面上也沒有說過……叔叔更沒有說……」

「好呀！汝情願認了吧！你想想那有丈母向婿求婚的道理，自然在祖母面上說了的。你知道嗎？」

四姑叫你去她店裏就是有用意的。』

我的話機又給她說住了。不由得紅着嬌羞的面靨，嫣然一笑地探首窗外去了。

轆轤的車機，漸漸的緩慢起來。我們的談論也斷絕了。接着那可厭的汽笛又嗚嗚的吹着。從車窗裏望去，隱約一條闊大的河流，橫截在軌路的前頭。那蒼茫溟濛中，閃着疎弱的漁燈。靠碼頭邊的輪船上的電燈，輝映在水底裏，晃得金光奪目。兩岸叢叢的矮樹，起伏的小岡，在淒迷的月色中，看去陰森森的和怪物一樣的可怕！

我正望着前面河裏的夜景，嬌娘已把坐氈疊好了。剎那裏車身已停住；接着揉眼伸腰的搭客，紛紛地已跳下走去。我們隨也叫了一個苦力，攜好皮匣等等，向那電燈閃耀的碼頭走去了！

我們坐在輪船裏，約摸過了五十分的時候，血紅的陽光，已冉冉地升出她的圓大的面龐來了。陣陣的烏鴉，在矇矓中從那岡噪到西岡。只見清漪的嫩黃的水面上，掀起淺白的浪花，一起一伏地向岸邊衝去。我憑立在船圍上，遠望密林裏騰起的濃煙，和巍立在河岡的偉壯的教堂。脆小的心房，好像受了電流攝吸一樣，徜徉的躍跳起來。在昏沉中，彷彿嬌娘口裏的嬌蘭，暈着桃花般的笑

頰，和我並坐在一起。我好像又把剛纔嬌娘的話向她伸訴；彷彿四姑和嬌娘也坐在一起；她又像不好意思的撒了我走開，我又跟着她出來，在糊模裏連連的叫着慢些！慢些！嬌姊！……

這個使我忘卻自己憑在船圍的地位，迷沉在美麗的幻想的銀幕上的表情；卻惹起嬌娘的注意了。她提醒了我後，幸而沒有追問下去，我的疑團也漸漸的散去。

「呵！那個有黑煙冒出的密林不是S埠嗎？不錯的四姑不是講過河邊有教室的就是嗎？……問問嬌娘也好？……這樣又……？」

我心裏這樣暗暗的想着。但是羞赧之心，終使我沒有這般勇氣去問嬌娘。其實嬌蘭和我並沒有會面過一次，就剛纔嬌娘的話，我卻未見四姑和祖母說過。但是連我自己也不知怎的聽了她的話就這樣地顛倒起來哩！

船算傍岸了。我回顧嬌娘，還坐在軟蓆上默默的看那篇婦女雜誌。

「嬌！船！傍！岸！……」

「哦哦……」

她似乎看得入神了，沒有聽清我說的話！

.....

「怪呢……我估量你們是一定來的原來還在這裏用功？」

「咦！怎麼到了嗎？你，怎不說一聲呵。勞駕了，蘭你很好啦……」

「……………」

四姑帶着滿面的笑容走入我們的房裏了！右手卻挽着一個美豐的少女。我心裏估量她就是嬌娘所說的嬌蘭了！嬌娘和四姑應酬後，我纔暈着臉去問四姑的好；心下也想和她——嬌蘭——問好，但終於不好意思的把話咽住了！

S埠已經到了，我們整一整衣裳後一同走上碼頭；四姑坐來的汽車在碼路的旁邊停着。我們上了汽車，卻從幽美的碼路上一直駛去了。



二童子（俄國霍柴甫著）

唐小圃
白澍田同譯

院中有人嚷道：「倭羅加回來啦！」

女僕那他里亞聽了，便向外廳裏跑；一邊跑着，一邊他嚷道：「倭羅加回來啦！哎呀！我的上帝呀！」

此刻郭羅列屋（倭羅加之姓）的全家，沒有一個不切盼倭羅加回來的。他們正在望眼欲穿之際，突然聽說他回來了，便一齊奔起窗前，向外探望：祇見外面塔石的前邊，停了一輛寬廠的雪車，三匹駕車的白馬，渾身汗流，蒸騰起來，結成濃霧；可是向車上一看，已經空虛無人了。原來倭羅加已經下了車，跑進外廳，正用那凍得冰冷而且紅漲的手，從頭上向下摘風帽呢。在他那中學的制服，制帽，套靴，以及兩鬢上，全薄薄的覆了一層霜；從頭至腳，渾身飽含着寒氣，使得他身旁的人，都不禁發冷。他母親和伯母，一望見他，便急忙撲奔過去，把他緊緊的抱住，同他接吻。那他里亞來這個當兒，忙

着俯下身去，蹲在他的脚下，替他脫煖靴。他的姊妹們，見了他，那不待言，當然是歡呼雀躍。那外廳的門，也在此際，噶吱噶吱的不住的作響。父親僅穿着一件背心，手裏拿着剪刀，也跑進外廳，向倭羅加喊道：「我們從昨天就等候你，直等到今天，你可回來了！你好啊？路上平安哪？哎！我的上帝！快過來，和爸爸親親吻罷！」

這時候，並且有一頭名叫米羅得的大黑狗，望見小主人回來，也隨着衆人湊熱鬧；牠一邊沿着牆根桌角，連連的擺尾，一邊仰着頭，不住的旺旺。

各種的聲音，合在一起，混成一團蟬聯錯雜的歡呼，竟綿延了兩分多鐘之久。等到這迎頭而發的歡呼漸漸的靜止以後，郭羅列屋家的人們，纔覺察出來，這外廳裏面，新來的人，除了倭羅加以外，還來了一個小小的人兒呢。他披着肩巾，戴着風帽，渾身上下，也是薄薄的覆了一層霜，呆立在屋角懸掛的大狐皮外套的蔭影後邊，連一動也不動。

母親低聲向倭羅加問道：「倭羅加！這是誰呀？」

一句話提醒了倭羅加，他連忙說道：「哎呀！我給你們介紹介紹罷！這是我你同學赤次維岑君！」

中學第二班的學生，我帶他來我家作客的。」

父親聽了倭羅加的話，立刻很喜歡的向赤次維岑說道：「請！請！你肯到我家來作客，我是非常歡迎的！請你恕我是家常的裝束，沒穿燕尾服，對不起得很……請坐！請坐！那他里亞！快來幫助這位赤次維岑先生脫了大衣！哎呀！上帝呀！快把這條狗趕出去罷！別教牠在這裏旺旺啦！」

於是倭羅加，同他的同學赤次維岑，圍桌而坐，慢慢的喫茶。他們兩個人，直到此刻，仍然是紅漲着面皮，沒變過本來的顏色來；並且因為剛纔受了一陣熱烈的歡迎，直激刺得呆呆的發愣。冬天的日光，穿過積雪和窗孔，照在水火壺上；又從水火壺上，閃閃灼灼的，反射在漱口盂裏，好像沐浴的一般。此刻房中非常的溫暖，於是兩個童子，頓覺各自冰冷的身體上，像是寒煖交戰起來，兩方面都不肯降服似的。

父親一邊用一個黑紫的筒兒，捲著煙捲，一邊高聲說道：「唉！曾幾何時，又快到聖誕節了！記得夏天送你起程的時候，你母親痛哭流涕的樣子，還像在眼前一般；誰知一轉眼，就到了今天，你已經回來了……光陰似箭，過得真快呀！唉！青春難再，老境已逼迫而來了……赤次維岑君！請你喫些茶

點，千萬不要客氣！我們這裏，一切都是隨便的！

倭羅加有姊妹三人，喀佳，梭娘，瑪沙——其中最大的，纔十一歲，——都坐桌邊，目不轉睛的望著新客。這位新客赤次維岑的年齡，和身體的長短，都和倭羅加相差無幾；祇是他的面貌微黑，而又削瘦，還生了滿臉的雀斑，這是和倭羅加那白胖的小臉兒大不相同的。再者他的頭髮，是亂蓬蓬的，和豬鬃一般，眼睛也很窄，嘴唇卻很厚；總而言之，赤次維岑的外表，很不美觀，若不看他身上所穿的中學短小而整齊的外衣，專就他的容貌看去，很容易把他當作了廚娘的兒子。他始終板着面孔，一言也不發，一笑也不笑。小姑娘一見他，便料定他是個聰明而且博學的人。他時時像是思索什麼，並且是沉寂的思索；所以當他沉思之際，偶爾問他一句什麼話，他總像是被問話的人嚇了他一跳似的，搖頭顫抖，結局必是請求問話的人，重問一遍。

小姑娘們，覺着倭羅加，也同往日有些異樣。倭羅加素昔是個好說好笑的，可是這次回到家裏來，不但說的話極少，並且絕對的沒笑過一回；彷彿這次回家，都非其所願似的；他祇在喫茶的時候，同姊妹們說過一次話，還是說得離離奇奇，令人莫名其妙。他曾指着水火壺，說道：「可是在喀里佛

尼亞（北美合衆國的一州）地方，應當嗑杜松子酒，並不嗑茶！

看倭羅加的神色之間，像是心裏思索什麼似的；並且從他和他的朋友赤次維岑偶爾交換的眼色看起來，可以斷定他們的心思，是一個樣的。

喫茶以後，一同來到兒童室，父親同姑娘們，便坐在桌邊，工作起來。他們的工作，是用各色的紙，攢作聖誕樹上懸掛的紙花和紙穗。他們早就着手在這種工作上了，祇因二童子回來，突被打斷；所以現在繼續工作起來。這是一種很有趣而且很熱鬧的工作，每當一朵紙花製成，姑娘們必定是一陣歡呼，甚至狂叫，以表示對於牠熱烈的歡迎，竟像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般。父親在此刻也是歡歡喜喜，不過偶爾因為剪刀過鈍，纔把牠拋在地板上，悶悶的生氣，母親時常跑進兒童室，正色問道：「誰拿了我的剪刀去啦？伊萬（小姑娘之名）這又是你罷？」

伊萬每經母親這麼一問，必用那要哭的聲音答道：「我的上帝！連剪刀都不准動啊！」說着，便把身體向椅背上一靠，作出又羞又惱的樣子來；然過了一會兒，卻又歡喜如初。

在以前的時候，倭羅加每次回到家中，也必隨着父親，給那聖誕樹裁製各樣的裝飾，或是跑到

院中，去看車夫同牧童堆雪山；但是他這次回到家中，卻和以前不一樣了；他與赤次維岑相同，對於這種工作，一點兒也不留意；並且也沒到馬廐去過一趟，祇是與赤次維岑坐在窗前，一味的竊竊私語。後來他們又展開一本地圖，對於一幅，仔細的查考。

赤次維岑指着地圖，低聲說道：『先到拋爾穆……由那裏到秋敏……然後再到托木司克……然後……然後……到堪察加……從那裏登船，過比令海峽……便是美國了……那個地方，豈毛的野獸很多。』

倭羅加問道：『可是喀里佛尼亞呢？』

赤次維岑說道：『喀里佛尼亞，在底下呢……祇要碰到了美國，那喀里佛尼亞，便在目前了。至於給養問題，我們大可藉着打獵和搶掠來供給。』

這一天裏，赤次維岑對於小姑娘們，總是保持着規避的態度，不和她們談話；僅僅低着頭，從額底下，偶爾偷看一眼而已。喫過晚茶以後，一時在房中的人甚少，只賸下赤次維岑一個人，和三位小姑娘。赤次維岑以為到了此刻，若再不和她們談話，有些不便了；他這纔無可奈何似的，先咳嗽了一

聲，又用右掌搓了搓左手，然後沉下臉來，用眼睛望着她們，說道：「你們可會讀過馬寅——里得嗎？」

一位姑娘答道：「不會，沒有讀過……可是我想請問閣下，您會溜冰嗎？」

正在問答之際，誰知赤次維岑又沉思起來了。他對於姑娘的問話，任什麼也回答，僅把兩顆鼓了一鼓，歎了一口氣，彷彿是燥熱的了不得。歎氣以後，纔抬頭向喀佳望了一望，祇呆呆的說道：「何時有一種野牛，成羣結隊的，從南美水草肥美的平原，跑了過去，能把大地震動有聲：地一震動，那南美曠野的野馬，就嚇得又踢又叫。」

赤次維岑說到此處，慘然一笑，又接着說道：「還有那印甸人，最好撲火車；然而最壞不過的，要算那熱帶的餓蚊子和白蟻了。」

喀佳問道：「您說的，都是些什麼呀？」

赤次維岑說道：「這都是螞蟻一類的昆蟲，祇多兩個翅膀，咬人很疼……你猜度我是誰呢？」

喀佳說道：「您不是赤次維岑先生嗎？」

赤次維岑說道：「不是，我是鷹爪常勝將軍滿啓果穆（古名將）啊。」

那最小的姑娘瑪沙，左瞧瞧赤次維岑，右看看窗戶，此時窗外已是黃昏時分，她突如其來的說道：「昨天我們家裏還預備扁豆了呢！」

赤次維岑的言語，總是離離奇奇，不能使人明瞭。祇見他時時與倭羅加交頭接耳，也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倭羅加也是絕不玩耍，祇是一味的沉思……這真是個悶壺盧，令人又驚奇，又納悶；因此惹動那兩位年長的姑娘的好奇心，便像小賊似的，伺察他們的動靜。等到夜晚二童子睡下以後，兩位小姑娘便悄悄的立在門外，竊聽他們的談話；經這一番竊聽，可把他們的祕密發見了。你猜發見了什麼祕密？原來這兩個童子打算跑到美國的什麼地方採金鑽去。旅行一切用品，已經準備停妥了：一枝手槍，兩把刀子，許多乾糧，一面火鏡，一具指南針，四盧布的川資。並且竊聽得兩個童子此番赴美，是要步行數千里，一路上同老虎和野人厮鬪；到美後，採取金鑽和象牙，打死反抗的仇敵，加入海盜夥中，嗑嗑杜松子酒；到末了，是要個絕色的美人，經營一塊廣大的田莊。倭羅加同赤次維岑兩個人，越說越興奮，便不免爭先恐後，各言其所欲言，幾乎不給對方留一點插口的餘地。並且聽得赤次維岑口口聲聲的自稱爲「鷹爪常勝將軍滿啓果穆」，而呼倭羅加爲「白面書生」。

當二位小姑娘回到自己房中睡覺的時候，喀佳向梭娘叮囑道：『你可要留神！別告訴母親哪！倭羅加此番到美國去，等他回來的時候，還給我帶金子和象牙來呢！母親若是一知道，便不放他去了！』

聖誕節的前兩天，赤次維岑看了一天的亞洲地圖，還記載了些個什麼。倭羅加卻是憂悶浮腫的樣子，好像被蜂螫了似的；祇見他沉着臉，在房中來回的走個不止，也不喫什麼，並且有一次他在兒童室裏，走到聖像前，止住脚步，畫了一個十字，說道：『上帝呀！恕我這有罪的罷！上帝求你保佑我那苦命不幸的母親罷！』

傍晚，他突然痛哭了一場；到臨睡覺去的時候，他和父母及姊妹們，擁抱了好久。喀佳和梭娘一見這種情形，心裏已經瞭然；惟有年幼的瑪沙，卻毫不知情，所以他還望着赤次維岑的臉，先想了一想，然後說道：『保姆說了，等到喫齋的日子，應當喫豌豆和扁豆。』

聖誕節的前一天，這天的早晨，喀佳和梭娘悄悄的起了牀，又來到二童子的房門以外，想察看二童子的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向美國去。她們來到門外，就聽見裏面赤次維岑氣忿忿的問道：『難

道你不去了嗎？你說你到底去不去？」

倭羅加哭泣着低聲說道：「上帝呀！我怎麼能去？我如何能割捨我的母親呢？」

赤次維岑說道：「白面書生！依我勸你，還是去罷！你以前不是說一定去嗎？就是我不也是你引誘的嗎？怎麼到了實行的時候，你又退縮了呢？」

倭羅加說道：「我不是退縮！我……我是捨不得我的母親！」

赤次維岑說道：「你索性說！究竟去不去罷？」

倭羅加說道：「我去；但是要少待些時，容我在家裏，再住幾天。」

赤次維岑聽了，決絕的說道：「既是這樣，我就自己去了，你不與我同行，我也能去！我還要去獵取老虎，並且同野人決個勝負呢！你既不去，就把那唧筒鎗（譯者按：唧筒鎗，是一個金屬的雷管，管的底下，裝上火藥，可以轟擊。）給我罷！」

倭羅加聽了赤次維岑決絕的話，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他這一哭，惹得門外的姊妹們，也忍不住了，便隨着他嗚嗚咽咽的哭泣。剛靜了一會兒，又聽赤次維岑說道：「你當真不去了嗎？」

倭羅加說道：「我……我去！」

亦次維岑說道：「那麼，穿衣服罷！」

亦次維岑爲勸服了倭羅加，便極力誇讚美國，又模仿老虎的吼聲，又形容火車的形狀，並且起誓發願的應許了倭羅加，把所有的象牙和獅皮及虎皮，統統的分給他。」

這個黧黑枯瘦的童子，滿臉雀斑，並且是豬鬃的頭髮，在那小姑娘們的眼中看起來，覺着他真真是奇特，確像是個剛毅有爲，不屈不撓的英雄似的。他吼起來，更是可怕，使人在外面聽着，竟像房中果真有老虎或是獅子一般。

後來兩位小姑娘，回到自己的房裏，穿齊了衣服，喀佳滿眼含着淚說道：「哎呀！好可怕呀！」

午飯前兩個鐘頭，郭羅列屋的家中，寂靜無聲；直到喫午飯時候，纔發覺兩個童子不見了。於是遣人到四處尋找，——下房，馬廄，和管家住的廂房，……全都找遍了，也沒找到二童子的蹤影；又遣到人村裏去尋，也沒尋着；後來全家坐下嗑茶，仍然是沒有這兩個童子；直到喫飯的時候，母親可忍不住了，直急得她痛哭不止，因此雖到了夜間，又到村裏去找，連河上都執着燈籠找到了，依舊是無

蹤無影，於是郭羅列屋的家中，一時紛擾起來，直鬧得手忙腳亂。

第二天，有一個哥薩克隊中的下士，來到外廳，寫了一張文書，大約是尋人的通告。母親在旁邊看着，還是哭泣不止。

正在這個當兒，忽見外廳的塔前，來了一輛雪車，那駕車三匹白馬，都跑得四腿流汗了。這時院中有人嚷道：「倭羅加回來啦！」

那他里亞也喊道：「倭羅加回來啦！」她一面喊着，一面向廳裏奔跑，這個當兒，那大黑狗米羅得也不住得旺旺。

原來這兩個童子，昨天從家中起身，便進城到市場買火藥去了。他們一面走着，一面打聽賣處，不知不覺，天色已晚，便把他們截在城裏了。倭羅加今天回來，一進外廳，便一頭撲在母親的懷裏，啣痛哭起來了。小姑娘們，到了此刻，無不戰戰兢兢的，忖度此事的結局。祇見父親把倭羅加和赤次維岑喚進自己的書戶，和他們說了許多的話。母親也陪在那裏說話，可是她一邊說話，一邊嗚嗚咽咽的啼哭。

父親說道：「這件事，難道如此就行了嗎？第一要緊的事，是不要被學校知曉了！若是學校一知曉，恐怕就把你們開除了啊！赤次維岑君！你幹的事，真是令人驚駭！你是禍首，我想你的父母，總要責罰你的！這件事，難道如此就行了嗎？我要問你們，昨天夜裏，是在什麼地方住宿？」

赤次維岑傲然答道：「我們宿在市場的遊戲場。」

說完話之後，倭羅加便躺下睡覺，家人給他在頭上蒙了一方浸了醋的手巾，又往某處通了個電；遂於次日來了一位太太——赤次維岑的母親——把自己的兒子領了回去。

赤次維岑當臨走的時候，臉上的氣色，還是威風凜凜，驕傲極了。他同小姑娘們作別，一句話也沒說；祇取過喀佳的小紙本子來，寫了「鷹爪常勝將軍滿啓果穆」幾個字，留作紀念。

小詩

(一)

深夜裏息了燈坐着乘涼，
月光偷偷地進了小窗來。
她仔細地聽着：

小妹妹唱的「月明之夜」

(二)

幾粒小黑點，
慢慢地變成無數的飛鴉了，
我問你：「可曾帶消息來了嗎？」

(夏病梅)

日 常 用 書

人人必讀 · 家家必備

日用百科全書

正編第十三版 洋裝二巨册 定價 六元
 補編第二版 洋裝一巨册 定價 四元

本書取各科必要智識為有系統之組織作詳明之記載內容精博體例謹嚴取材特重本國事實合於國人需要發行以來已重版十餘次近自補編出版最新發生之重要事物復已儘量採入矣各界日常參考學生課外瀏覽此書最為適宜

少年百科全書

九類分裝二十大册 定價 布面三十元 紙面二十元

本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對於世界各國的狀況數千年來的史蹟歐美的各種名著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宇宙間的奇象異蹟以及科學上美術上的製作都有詳細明晰的評述概言之凡一般少年和中小學生所需要的參考資料本書無不包羅齊備

第一中國年鑑

第三版 洋裝一巨册 定價 四元

國政大端社會項細典制沿革公私統計凡為國民應所熟讀是書羅載國家土地人口政治軍事財政金融交通水利農工商業教育宗教以及一切人民必要之知識都凡三百萬言統計一門占全書三分之二以該簡明確之方供按圖索驥之助洵為國民必備之寶筏

增廣 商人寶鑑

第七版 洋裝一大册 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出版以來頗合社會需要迭次重版將內容大加增訂較之初版材料豐富一倍內容大加增訂較之初版材料豐富一倍內容大加增訂較之初版材料豐富一倍內容大加增訂較之初版材料豐富一倍

- | | | |
|----------|-----------|------|
| 日用須知 | 一册 | 五角 |
| 食品經濟學 | 一册 | 五角 |
| 實用一家經濟法 | 一册 | 二角五分 |
| 中西驗方新編 | 一册 | 一元五角 |
| 上海商業名錄 | 布面八角 紙布六角 | |
| 親民電報彙編 | (附送索引) | 十五元 |
| 簡易電報表 | 一册 | 一元 |
| 明密碼電報 | 一册 | 一元 |
| 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 一册 | 一元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超

人(短篇小說集)

冰 心 著

一 冊

四 角 五 分

全集十篇筆致輕盈而有詩意思想和作風都有獨到處

火

〆火(短篇小說集)

葉紹鈞著

一 冊

六 角

這是葉君的第二創作集包含小說二十篇在藝術和思想兩方面都比——他的第一創作集——『隔膜』益見精切

芝蘭與茉莉(長篇小說)

顧一樵著

一 冊

四 角

用樸質細膩的文筆敘述一段婉微純潔的戀情後半篇的事實尤足使讀者爲之傷感不已

稻草人(童話集)

葉紹鈞著

一 冊

九 角

葉君把近二年來所作的童話彙爲此集內容極爲優美並附許敦谷君所作的插圖百數十幅足稱雙絕

繁

星(詩集)

冰 心 著

一 冊

三 角

短詩一百六十四首雋美秀逸像一顆顆的露珠照耀在太陽光下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皇皇

(蘇鐸給他姊姊的信)

橄欖生

姊姊——

在家鄉居住了一月，從溫融的家庭空氣中得到些暫時的安慰，我重復到了塵囂十丈的上海。這趟回家時打算把近來積儲着的意思——對你說個淨盡，豈知竟一句也未曾傾吐。到上海以後，日在離恨愁思中，昏沉顛倒，百事懶為，無可告訴，就寫這封信。

前兒你問我：「可要再到學校裏去？」那時我說還說不定。現在，我決定了。去年秋間進S大學去時，固然是爲了想探求專門學問。但是學制的畸形，功課的膚淺，都給與我以失望。教員多半是美國人，教材也多半是美國式，還有什麼宗教之類。我是讀文學經濟的。在一年級只不過中學程度的普通科目。最奇怪的便是人們所謂S大學最出名的一科——英文文學。英美十九世紀的小說短

文就是唯一的課本，德法俄的作品是絕對沒有的，就是二十世紀的蕭伯納戈斯華綏等也不聽見說起的。有時科南道爾的阿爾姆斯探案集也會拿了來做課本，教員在津津有味說法中回答學生的問話道：「是呀，這是最有名不過的。奉勸你們有志讀近世文學的，都讀讀這書吧。」

只是有一件事倒還差強人意——圖書館。內中有很多的好書。沒有力量細讀專門書，且又為日課所累，我每天抽一兩個鐘頭在文學書堆中捧住了書團團狂啖。卡賴爾譯的歌德的威廉買斯脫，以及于果的哀史，戈斯華綏的作品，都被我讀過了。化了一百多塊學膳費，一百多日光陰，所得僅此而已。五樣甲等三樣乙等的成績，不過是一百數十元的收條吧了！

進校時意志是十分堅決的。但是進校以後我常常想：我的年紀，我的父母的年紀，以及家庭狀況，是不是可以使我無愧於心，不工作而再度分利的生活？鬢髮已白的爸爸現在還晨出暮歸，力作以養家庭，因我多病而更容易老的母親一個人在家中操勞！唉，姊姊，自你嫁後，爹娘膝前，缺少了問寒問暖的人，我同弟弟們都是男子，伺候分勞的事那能及得你，雖然心裏想做。并且，以我多病之身，娘還要常常日夜做我的看護！我是個人，對於爹娘的愛護，倘然不能報答這兒時，我心裏怎樣想！

所以，我決計不再入校了。我心裏狠悔恨從前在N中學時對於科學缺乏專研研究，現在想讀專門學已經太晚。又悔去年不該到S學校去的。但是科學——現在中國的社會那裏能講科學，青年第一的責任便要去革命。以我孱弱的身體，家庭觀念狠深的胸襟，又怎配幹實際的革命工作！不能求學，不配革命，還是謀一個職業，用勞力換口飯喫的好！

姊姊，爹娘太疼我了！

「病馬未忘千里志」——這是我病時的壯語。我究竟是個怯懦者。

到滬以來，風塵略息，我整理好我小小的寢室，安頓筆硯，預備靜心寫些文字，寄到雜誌中去換幾個錢。但是無限的愁思，困住了胸懷，要寫也寫不好。賣文雖是件苦事，但是還算一件實在的勞役，換了幾塊錢也是安心的。但是生活過於滿足固然寫不出好作品，生活太苦時也不會有藝術的創作。「窮而後工，」古人的話似乎不實在的。所以至今寫好的只是四五千字，而且自己看來都極不滿意。

我是個失業者。我每日「皇皇如也。」

前見N中學的我的昔日的業師曾經寫信叫我到他學堂中去代課，下半年還有改動的希望。你曉得的，我來滬時脚上忽然生了一個瘡。因為業師來信叫我一星期內就去，而我到滬以後脚也動不來，不得已就寫信辭去。現在足瘡快好了，而機會則一去不重來。我只有暗怨自己的惡運。

于果在他的哀史中憤憤地說：「中了彩票，你就是個有材幹的人，中彩者就被景仰。只要有佳運，別的都有了；只要僥倖，你就被人們想爲偉大。」他是對於「偉人」發牢騷，然而畢竟是「至理名言。」運氣運氣，——我是世上無數倒運者中的一個。

我到朋友處去託了幾次。朋友也同我一樣，沒有力沒有勢，雖然寬慰我允許隨時等有機會替我設法，但多是愛莫能助。我沒打精彩地跑來跑去，悲恨交集，又鼓起了勇氣——這樣地變換着思緒。路上行走的士女，辛苦的車夫，我都迴避着他們的眼光。從他們面上，我時時覺到彷彿他們在問我，「你爲什麼不做工而喫着飯？」

晚上睡眠的時候，想起爹娘還在爲兒爲女勞苦，連我寫寫小說時也還問：

「你不要太用腦力呢！」

我雙淚如雨。

姊姊，你休道我悲悶的情懷已使我陷入悲觀。我有着很充足的勇氣呢。現在沒有職業，我看書，寫東西——一天到晚。說不定有時還隨幾張貼，不過只可說消遣罷了。我希望不久運氣來了——不要笑我——我會得到一件事做做。那時不論辛苦到什麼地步，只要我能够，我可以快快活活地做事了。

在我紛擾的思緒中還有一件事弄得我十分苦惱，我要對你說。這又我娘過於愛我的緣故——我不敢說她不了解我——我這次回去，她常常說到我的婚姻。她常以我未曾論婚爲慮，而我常常以此自喜。固然，從你嫁後，她缺少一個細心的人幫助她料理家務，缺少一個伺候她的人。但是她自己鎮日操勞，並不要人伺候；我想她還是替她兒子着想。

姊姊，我現在還只有二十二歲。外國人三四十歲娶親的也有。以我們中國十六七歲討老婆的習慣來繩律。就是娘也知道可笑，但是她爲什麼常常說起我未曾論婚而多慮呢！且不要說我今年

只有二十二歲，就是三十二歲，四十二歲——就是五十二歲時再論婚也不是極可笑的事啊。即使終身不娶又有什麼！況且我現在並沒有決心說要行獨身主義。娘那樣明白的人，對於普通老太太們急欲抱孫子曾孫的觀念。我想一定以為是不足輕重的。至於我生活的單調——那我狠欣慰狠滿足，所耿耿的只有「失業」而已。

我希望我能够做她女兒，一樣地體貼，一樣地細心。

這些話我常常想對她說，而終於沒有說出就來上海。希望你能夠對她說明我的意思。娶了老婆，不要說經濟的負擔太重——爹爹肩上的負擔——就連我個人的意志也將要發生影響。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共同生活固是苦痛，而憑着自己不定的心意，去戀愛別人，也不一定就能得到永久的快樂。社會是冷酷的，戀愛——雖然我並無經驗——有時更凶。再比爹娘的慈愛更聖潔更偉大的沒有了。我無論如何還是一個極幸福的人。

常常寫信來。我從你信中可以得到不少的安慰，可以振作勇氣。

弟弟錚。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十八齣

(夢痕齋雜綴之三)

夢 僑

「十八齣」是我幼時親身目視的一件有趣的事。這種印

象，二三十年以來，很堅牢的在腦中保存着，一點兒也沒磨滅。

「十八齣」是B村每年必演的十八齣戲，我雖然不歡喜看戲，但是我因為很愛B村，所以對於這B村的「十八齣」也有一點愛屋及鳥的意思了。

我在幼時，每年至少要到B村去一齣，因此這B村的「十八齣」也就每年必看一回，前後算起來，差不多總看過七八回罷？可是在今天回頭一想，已經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這可愛的

B村，久已沒有我的足跡了。

我雖然別離B村甚久，我的心裏，却永遠忘不掉牠，因此時常對老妻說：「我若能得一個月的閒暇，便到B村玩玩去，也不知B村的「十八齣」現在是甚麼景象了。」

我時常這樣說，足見我很想到B村去，可惜始終也沒達到目的。我之不能到B村去，固然是因為終年終月的窮忙，然就實際說起來，也不是絕對的不得閒暇，當真立志想去，只要犧牲十天半月的光陰，就可以達到目的；無如我總以為B村是永遠春

在的，在自己未死以前，想何時去，就何時去，何必忙在一時呢？就因爲這種思想，所以因循復因循，直到今天，始終也沒到B村去好了，B村已經沒有了，以後也不必去了，由此也可以知道因循是眞能誤事的了。

今年秋天，僱了一個女僕，恰巧是B村的人，我向她問道：「你們B村，是個潤村子，家家衣食充足，你爲什麼出來傭工呢？」

女僕說道：「人人都說B村是很闊的，不錯，雖不是很潤，却也沒有愁喫愁穿的；但是現在可苦了，差不多村子裏，連一條狗都沒有了。」

我連忙問道：「這是什麼緣故呢？」

女僕說道：「什麼緣故鬧兵！」

我問道：「鬧兵莫非受了戰爭的影響了嗎？B村藏在深山裏面，能受戰爭的影響嗎？」

女僕說道：「是啊！在山裏頭啊！聽老年人說過，各處都鬧過兵，惟獨B村永遠是太平的。咸豐年間，洋人燒圓明園，那是大亂罷？可是我們B村沒看見一個洋人。那年鬧義和團，把皇上都鬧

跑了，洋人到各村去搜義和團，鬧得馬仰人翻，那是大亂罷？可是我們B村依舊安安靜靜的喫飯。哎呀！這一回可了不得啦！忽然間大兵來啦！要車！要牲口！把家家所存的糧食，一翻一踹的全運了去啦！藏在地窖裏度命的糧食，也搜了去啦！人沒有喫食，可怎麼活着呀？逃走罷！沒容逃完，就打起仗來啦！就在山上打呀！又是鎗！又是砲！一連幾天，人死多啦！房子也燒盡啦！我是從砲眼裏逃出來的呀！都沒有家啦！回去也是餓死啊！不傭工怎麼活着呀？再不要提B村啦！從此以後，再沒有B村啦！」

我聽了她的話幾乎把我嚇呆了，楞了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是我很關切B村的人，便問道：「村中的人呢？」

女僕說道：「人哪？死啦！也有餓死的，也有釣死的，也有跳井死的，也有被兵打死的，也有被鎗砲打死的，也有逃走以後，又回到村子裏，自己碰死的。」

我實在不願意他們死盡了，便說道：「總該有逃得活命的罷？」

女僕說道：「逃跑嗎？逃跑也不見得准活啊！逃隨以後，死在

外鄉的，也不知有多少啊！有些富餘一點的，逃走以後，因為骨肉離散，想念親人，還是一死；也有因為車馬搶光，房屋燒盡，以致急死的呢！好在我是個苦命人，自幼就死了爹娘，出嫁以後，丈夫又老早的死了，我既沒有財產，又沒有親人，在眾人享福的時候，我就是給人傭工，到眾人遭難的時候，也是給人傭工，直到現在，還是給人傭工，沒財產，沒親人，沒牽沒墨，像我這樣的苦人，在平時和旁人一比，誠然是苦，可是到了現在，我倒算是享福的了，真是無牽無累的好啊！

我斷沒想到B村竟遭這樣的大劫。我嘗說B村是世外桃源，誰知世外桃源竟遭了大劫，不能不使人詛咒無謂的戰爭了。

B村離京城不及百里，因為隱藏在深山之中，所以還能保着百年以前的古風。全村的人，一律誠樸安分，不慕奢華，雖然接近北京，可是京城種種的奢侈風習，始終不與B村發生關係。即以洋燈火柴二物說罷，這兩樣日用必須的東西，在二十年前，早已傳播了鄉間；但是B村，却不用此二物；直到而今，還是用火石做引火物，還是用錫製或瓦製的燈盤，燃的是大藤子油，或是花

生油。全村二百餘家，彷彿約定了條規似的，沒有一家肯用洋貨的；豈但不用洋貨，就是村外的貨，除了食鹽以外，差不多也是不能易購用的。

原來B村地方，開地甚多，出產豐盛，農工商各種職業，無一不有，村中一切用品，全是本村自造，食物更不待言，除了自食自之外，還能把所餘的產物，和製造品，賣給附近的各村；可是他村的產物，想賣給B村，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他們全都知足安分，倘非十分需要而且為B村絕對沒有的東西，他們是斷不肯買的。

B村有一家私塾，這私塾裏用的筆墨，全是B村自己製造的；書籍，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也是自己鈔寫的。四書，詩經，千家詩等書，雖是由村外買來的，可也不是常有的事；因為他們把書買來以後，先用厚紙接過，另行裝釘，永遠存在塾中，一本書，用幾十年，經幾十個學生讀過，都不一定，況且B村的人，意在閉關自守，與外界斷絕往來，全不以讀書為重。讀書的人既少，買書的事，自然是不常見的了。

B村的人，欲望簡單，各安生業，雖有貧富之分，並無貴賤之別，但是所謂貴的，也不是挨餓受凍；却是因為家中人口稀少，沒有許多的人去工做，所以比較起來，像是貧窮了。

這B村，建立了有若干年，是沒有人知道的。若是就他們壘地的墳墓看起來，大致均在十代以上，約略計之，也當有二三百年了。

村中的狀況，永遠沒有改變，他們也不憂愁，也不快樂。一年之中，惟有新年和端午中秋兩節，略微改變一點狀況；然B村的人，也並不十分注意。他們所注意的，祇九月九的祭神大典。

因為B村有個純陽廟，是村中唯一的廟。這廟裏供的是純陽老祖；說事的公所，和學房，也都設在這個廟裏。他們因為純陽和重陽的字音相同，認定重陽節，是純陽老祖的誕辰，所以每年在九月九這一天，演戲一晝夜，舉行祭神大典。

我所永遠不忘的「十八齣」，就是因此祭神大典而生的。

B村一切的需要，尚不願意仰給於外界，演戲也是村中人自己扮演。他們不說演戲，都說唱「十八齣」。所謂「十八齣」，是

十齣椰子，八齣二簧。如天官賜福，渭水河，蟠桃會，南天門，大保國，三娘教子，四郎探母，驢門斬子，三太打虎，桑園寄子，秋胡戲妻等戲，全在「十八齣」之中；至於完全的戲目，我可記不清了。B村人一代傳一代，祇會演這「十八齣」。今年演的「十八齣」，就是去年演的「十八齣」，即或推到前年，大前年，也是這「十八齣」。據說這「十八齣」，已經演了幾十年了，傳到現今，毫無變更，亦未失墜。

村中的人，沒有不歡喜「十八齣」的，不論老幼，差不多都能唱幾句。至於登臺扮演的人，是由會頭分派。會頭的命令很嚴，不論何人，不能抗拒。大約他所派的，都是唱工和做工，為全村所推許的老角色。老角色在世，年輕的小角色，是不能登臺的。所以三娘教子和桑園寄子的娃娃生，也是大角色扮演；因為有這種定例，所以在戲臺上，時常看見有鬚的旦角和小生。

但有一個特別的角色，是由一家公推的，不由會頭分派，就是唱三太打虎的黃三太。因為村中有一家姓黃的，都稱他為把式黃家。這把式黃家，世代練把式，還會打鏢。他們自己說，是黃三

太的後人；並且傳說他們家中，有御賜的黃馬褂，可是沒有人看見過。他們說，黃三太是他們的祖先所，以這個角色是，每年由黃家親族中，自己公推，不准外人扮演。

「十八齣」之中，有「大十八齣」「小十八齣」之分。扮「小十八齣」的，都是村中之兒童和少年，但是他們不能在村中登臺，祇能候補，必須年長的死了，或出門去了，他們纔能按照年齡遞補，斷不許躐等而進。惟有自己的父兄，已被會頭派定，臨時生病，不能演唱時，為子弟的，可以代替登臺；但也須臨時得會頭的許可，若是會頭認他不够程度，依舊可以另派他人；因為村中演戲，是極嚴重的大典，是不能隨便運就的。

演戲的時候，需用行頭，是不待言的。他們用的行頭，是從那裏來的呢？專就行頭這一節，真令我佩服。村中人不論貧富老少，全穿布衣，可是演戲的行頭，以至桌圍門簾，全是綢緞做成的；並且應繡花的，也是一律繡花。原來他們也種桑，也養蠶，也繅綢緞，可是所繅的綢緞，專為製行頭，並不是為做衣服的。他們也用綢子做衣服，但是專做壽衣；所以在B村斷不可勸人穿綢衣，勸人

穿綢衣，無異於呪人速死。

他們製的行頭很完全，保存得也很周到，所以到扮演的時候，從臺下一看，總是簇新的。他們也有切末，如蟠桃會的水怪，和八仙駕的彩雲，比較京戲的切末，還講究呢！

他們的行頭，有兩三種，除了「大十八齣」的行頭以外，還有「小十八齣」的行頭。「小十八齣」不能在村中扮演，惟外村特約的時候，是「小十八齣」出馬。若想約他們的「大十八齣」，那是做不到的事；因為B村的人都說，「大十八齣」祇在純陽老祖前當差使，若是到外村去扮演，純陽老祖就要怒了；純陽老祖一怒，不是山水下來，就是蝗蟲作祟。

B村一入九月，便熱鬧起來了，家家都接親友來看戲，附近各村特來看戲的，非常的多。但是提籃挑擔的小販，照例不准進村；因為這種買賣，是本村人專利的。

我外祖家的村子，離B村不過二十五里，我幼年的時候，能到B村看戲，就是跟隨外祖母來的。到了B村，就住在杜老師家裏。記得這位杜老師，彷彿是外祖母娘家遺孀的姪子，外祖母到

了B村，便是B村公共的老姑太太。我在B村，也像在外祖母的村中一樣，長兩輩的，就稱為外祖父外祖母，長一輩的，就稱為舅父舅母。他們很優待我的外祖母，因此我也隨着享受特別的優待。看戲的時候，是坐在最近的看臺上，還有各種果子喫，臨走的時候，還要帶回一筐子甜葡萄來。這都是我當年享受的特權，所以直到如今，也不能忘掉。

這B村，藏在深山之中，家給人足，閉關自守，真是世外桃源！誰想到他到了今年，竟會受了戰爭的恩惠，使全村的人，死走逃亡，靡有孑遺，唉！真慘哪！再想看B村的「十八齣」，恐怕今生沒有這一天了！

和調

(夏病梅)

清婉的鳥聲，

不失是天然的韻調。

孀族的音樂家說：

「沒有音節的和調」

蛙聲

(魏風江)

沈默的田野裏，

幾時來了這許多音樂家？

聽呀！格格，格格！

誰能領略他們的情意呢？

只怕

(魏風江)

我不愁月被雲遮，

只怕月自墮；

我不愁花被風吹，

只怕花自落！



打板子 (夢痕齋雜綴之四)

夢 僑

尚書說：「扑作教刑」禮記說：「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辭源說：「夏楚，二木名，古扑作教刑，以此爲之，因名其物爲夏楚；」又說：「夏亦作榿」；又說：「榿，木名，與榿同，一名山楸，皮葉蒼白，樹理緻密，宜爲車板，古亦以爲扑楚之器。」這些故典就是書房打板子的來歷。

中國在沒有興辦學校以前，幾千年來凡是略識之無的人，在童年的時候，大約沒有一個沒換過板子的。並且這種玩藝兒，是很高貴的。有些貧寒的父母，盼望他的兒子換換板子，還盼望不到手呢；也有些人，因爲在童年沒換過板子，到年長以後，很以爲是一種憾事的。本來以前的狀元宰相，全都是換過板子的，這

玩藝兒，安得不高貴，又安得不令人羨慕呢！

打板子，是「念」，「背」，「打」三音之一，所以以前的老夫子們，對於打板子，是必須研究的。打板子的方法，有種不同，就北京一隅而言，大約可分爲二種：

第一 大板子。大板子真大，最長的有在四尺以上的，短的也夠三尺，可惜不是用榿木作的，也不是用楚木作的，却是用竹板作的。這種玩藝兒，在學生們的眼中看着，真是威風凜凜，着實的可怕。牠的位置，也很崇高，總是懸掛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位」牌位的近旁。學生每天上學，向先師作揖的當兒，總要偷眼向他望望；彷彿對他說：「我絕不敢侵犯你！你可不要照顧

「有時老師不在書房，學生們就是鬧翻了天，也不敢和這玩兒親近。倘若有個冒失鬼，觸動了牠，以致使牠由牆壁上跌落下來，所有的學生一見大板子落地，必定大驚失色。原來這是當年的一種迷信。人人都說，大板子落地，是打人的先兆，不出幾天，一定有個倒楣的學生，要喫一頓大板子湯。」

這大板子，是爲重罪犯人而設的：第一，是侮慢老師；第二，是逃學；第三，是因爲家長無法管教兒童，拜託老師，特別的施教。除此以外，如果束修不能如期送到，偏偏老師又需款甚殷，當此之時，也許乞靈於大板子。總而言之，這大板子，是不常用的：一則因爲兒童的小昆骨，擔不起這麼重的責任；二則是因爲老師要用一回大板子，也難免果得出一身臭汗。

用大板子的方法，真可怕呀！用大板子打學生，大半是在用過小板子，不發生效力以後。在這個當兒，老師的鬍鬚，已經氣昏了，鬍子也擡起來了，眼睛也瞪得和酸梨一般大了，頭髮若不是編成髮辮，真許衝冠而起了。老師既是這樣的發怒，那學生當然嚇得發抖。姑無論與「君」「親」並重的老師，是不敢抵抗的，即或

可以抵抗，但是那種薄弱的抵抗力，也禁不住老師如雷如霆的怒氣一壓；僅僅的一壓，那種抵抗力，便與空氣化合，不知飛向何處去了；學生失了抵抗力，就同待決的死囚一樣，任聽老師的擺布。於是那位比劊子手還可怕的老師，就在這個當兒，先大喝一聲，隨着闖到先師牌位的近旁，捉住大板子的末端，用力一扯，啣吃一聲，就把那懸掛大板子的綫繩扯斷；然後把大板子向空中一擲，再用手接住，在未擲以前，本是持着大板的末端，及至接住，却是大板子的那一端了。這一手兒，大約也是多年練習的，比武且在戲臺上打出手，還來得穩呢！如若年輕資淺的老師，一定會這一手兒，由此也就可以斷定這位老師，必是不會打人，也就是教法不善。

老師既把大板子持到手裏，那等候挨打的學生，早已魂飛天外，連哭都不敢哭了。旁的學生，每人兩隻小眼睛，都想要偷着看看，却又不敢看。他們讀書的聲音，全止住了，也不談話了，也不笑了，大約他們的心裏，全都恐怖了。

此刻書房之中，一時沉寂了。老師在這沉寂當中，把那預備

挨打的學生扯過來，回到自己的師位落坐，然後反過左臂來，擋住學生的脖頸，往下一按，那學生便伏在老師的左腿上了。老師又用自己的右腿，壓住學生的兩隻小腿，這就像對於處斬的犯人所繫的五花大綁一樣，想要扎掙扎掙，都扎掙不了。老師設備既妥，這纜用右手舉起大板子，在學生的屍骨上，一五，一十，大打起來，甚至打到一二百。

這是一種手續完備，而且整齊的打法。也有時老師的怒氣太盛了，便顧不及這些手續，祇用左手牽住學生的肩膀，用右手捧着大板子，便是一路亂打；也許打在屍骨上，有許打在腰上，也許打在腿上的。

如此打法，疼不疼呢？可怕不可怕呢？學生的精神上，身體上，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可惜我雖躬逢盛時，却沒嘗過大板子的滋味，所以這些問題，我不敢亂答；但是我遇到同學挨大板子，可是非止一次了。我祇覺得同學挨大板子的時候，我在自己的位上坐着，不由自己，便像泥塑的一動也不動了。我的臉上，覺得擦了一層沙子一樣，麻得雖過；背襟上，彷彿是澆了一桶涼水；嘴唇

是顛着，眼睛是直着，兩隻脚明明是拄在地上，却疑惑纏纏不着地皮。我不敢回頭看，雖然不回頭，我的腦後，却像生了眼睛，彷彿一板子舉起，一板子落下，我都看得很清似的，其實我一點也沒看見。有一次，我竟不由自主，失聲「喉啞」了一聲，隨後便昏昏沉沉的，如同失了知覺，病了五六天，纔回復原狀。這是我一個人的經驗，大約人在幼稚之時，忽然遇見這樣非常的戟刺，不論是誰，都難免失其常態罷？這是指旁觀者而言，至於那親身領略大板子滋味的學生，更不待言了。

第二 小板子 小板子的製法，與大板子相同，不過尺寸較短，有一二尺長的，有將及一尺的。各書房的制度，繁簡不同：有用一級制度的，有用二級制度的，有用三級制度的。一級制度，是祇有一個小板子，沒有大板子。取這種制度的書房，大半是專館。（在家中請一位老師，專教自家子弟的家塾，叫做專館。若是錄取外來的學生，叫做專館外附。）二級制度，是除了小板子以外，還設一個大板子。三級制度，是一個大板子，兩個小板子，但是這兩個小板子，又有大小之不同，可以說是大板子與小板子之間。

又設了一個中板子。二級制度，三級制度，大半是散館（散館，就是普通私塾，即冬烘先生開設之學房舖是也。）用的；然而專館也有採用二級或三級制度的，不過較少而已。

由等級制度看起來，小板子比大板子，就像以平民比貴族一樣。大板子階級最高，所以除了異常的時候，平時是不必工作的，並且懸掛在先師牌位的近旁，既受人崇拜，又令人畏懼。小板子可比不了大板子啊！牠沒有懸掛先師牌位近旁的資格，也沒有大板子那樣的威嚴，不過安放在老師的桌上罷了；也有整天被老師持着始終不放手的。牠的工作很多，除了放假日期以外，牠的工作，永不停止，甚至終日不得片刻的閒暇。有時牠因為打學生，已經疲勞不堪了，老師還要給他加本分以外的工作：向牆上釘釘子，若是鏈子不得閒，就用牠代應；向火爐裏添煤球，若是火箸請假，就教牠斂辦；牠真苦啊！

牠真苦嗎？還有比牠苦的呢！當年的學生，就比牠苦！因為牠雖然苦，牠却有打學生的權利，學生是專候着挨打，豈不是比牠還苦嗎？

老師利用小板子，也有幾等幾樣，不啻一概而論：有時候用牠打學生的手心，有時候用牠打學生的胛骨，也有時候用牠打學生的頭顱。三樣之中，大約以打手心為最普通。因為打胛骨，是大板子權限以內的事，若是用小板子打胛骨，從老師一方面說，那是一時從權；從小板子一方面說，便是侵權僭分了。至於打頭顱一節，當年雖不懂得傷害腦筋，却曉得震傷腦海；所以在都會地方，用小板子打頭顱，究竟是不常見的事，如果老師一時氣忿，用小板子打了學生的頭顱，那便是違法。膽大些的學生，便敢向老師提出抗議；遇着難纏的家長，也許因此大興問罪之師。但是那蠻不講理的老師，却是一概不論，我行我法，他人不得而干預焉。

打胛骨算是侵權，打頭顱又是違法，因此小板子，便純以打手心為正當之職務了。但是打手心的方法，也分為幾種呢：

（一）第一種打法，是老師坐在位上，用左手握住學生四個手指，並以自己的拇指，壓住學生的拇指，於是學生的手心，完全平整的顯露出來，然後以右手持着小板子，向學生的手心上，一

下一下的打。

(二)第二種打法，是老師出了師位，立起貴體來，用左手握住學生的手腕，高高舉起，使學生的手心，向着自己，然後用右手掄起小板子來，一下一下的打。這種打法，往往一板子下去，不但打着手心，就是手指，也許受點兒影響，那是保不定的。

(三)第三種打法，是老師坐在位上，用右手持着小板子，向桌面上一指。學生當然明白這種默示的號令，便遲遲疑疑的伸出右手來，手心向上，平放在桌面上。然後老師舉起小板子來，向學生手心上，一下一下的打。這種打法，比第一第二兩種，凶得多了。因為手背放在桌面上，挨起打來，是腹背受敵，要多加一倍苦痛的。也有一種體貼學生的老師，在學生的手背以下，墊上一本書。他以為墊一本書，便可以減少了一分苦痛；其實也不過彼善於此而已。

(四)第四種打法，大致與第三種打法相同，不過因為老師的智慧進步，又加了一番改良而已。原來第三種打法，若欲施行順利，毫無阻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種打法，老師坐在位上很

是安逸，既不用立起身來，也不用握着學生的手搗或手腕，專憑學生自己伸出手來，聽候挨打。試想一板子下去，打得生疼，學生的手，也是肉長的，既沒有人牽着挽着，他安能不因爲疼痛而撤回呢？等到他撤回以後，再想叫他伸出來，豈不又教老師費一番唇舌嗎？所以要實行這種打法，必先制定章程：「挨打之時，不准撒手！遠者，每撤一次，加責十板。」雖然有這條章程，還要看老師平日的威嚴如何；如果老師的威嚴，稍有缺欠，這條章程，也有時不能生效。於是聰明的老師，又發明出新法來了，就是第四種打法。他在桌面上，挖兩個窟窿，用一根五六尺長的皮條，把兩端從兩個窟窿穿過去，垂於桌下，再用一塊木板，繫於皮條的兩端。老師要打學生的時候，先把學生的手指，壓在桌面上的皮條的底下，老師用腳一登桌下的木板，那學生的手，便在桌面上被條皮按堅固了，再想撤回，是撤不回去了。此刻老師，祇要腳下登住了木板，大可以從從容容的向學生的手心上，一板子一板子的打。這是我們中國教育家發明的打人機器，但是這種打法，我祇聽人說過，還沒親眼見過呢！

以上所述，是未設學校以前的打板子的方法。現在四十歲左右的人，祇要是念過幾句書的，便大約都曉得打板子之可怕。運於打板子的數目，就我所知道的，普通是三板，五板，十板，二十板，這是最普通的家常飯。此外也有打幾十，或是一二百的。學生的手心，挨了三板，就能紅腫；十板以上，手心就厚了，握不上拳頭了；也有打得手心成了紫色，成了藍色的，這是多麼殘忍的事啊！以後的學生，真是福氣了，再沒有打板子的事了，因為教育當局曾經行文各校，禁止打板子了。這種禁令，就現在的眼光看，似乎算不了什麼稀奇，然一旦革除了數千年的虐政，不能不算中國教育界絕大的進步。論起功德來，我敢說，比法庭廢止刑訊的功德，還要大呢！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中國設立的學校，雖然廢了打板子的虐政，可是有兩處立在博愛慈懷下的教會，在中國設的某某學校，直到現在還是照舊打板子呢！不但他們聘請的學究式的教員，會打板子，就是洋校長，也能夠拿着板子，向學生的手心上亂打；這又是甚麼緣故呢？中國的教育當局，就不應當過問嗎？」

這位朋友，把我問得無話可答，遲了好久，我纔吞吞吐吐的答道：「這許是洋學校的治外法權罷！」

蛙聲

(夏病梅)

池畔的鞋聲起了，

是賞團圓的月亮呢？

還是發揮你胸中的牢騷啊，

落伍者的蜂蝶

(夏病梅)

落伍的蜂蝶，

尋不到她們的歸路了！

永遠在花裏徘徊罷！

遊覽與旅行必備

遊覽指南 市廂地圖

增訂 中國旅行指南	一冊	七角
增訂 實用北京指南	一冊	一元
增訂 上海指南	一冊	六角
增訂 西湖遊覽指南	一冊	三角五分
增訂 金陵名勝寫生集	二冊	各一元
附南京遊覽指南		
莫干山指南	一冊	一角五分
增訂 廬山指南	一冊	四角五分
增訂 雞公山指南	一冊	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一冊	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一冊	二角五分
普陀山指南	一冊	二角
留美指南	一冊	三元五角

華英 京漢鐵路圖	一幅	三角
華英 津浦鐵路圖	一幅	三角
華英 上海新地圖	甲種 一幅 乙種 三幅	六角
實測 上海租界分圖	一冊	一元
新測 北京內外城全圖	一幅	四角
北京 西山全圖	一幅	三角
南京 城市全圖	一幅	三角
實測 杭州西湖圖	一幅	四角
珍袖 杭州西湖圖	一幅	一角

珍袖 旅行日記 (附國民交通地圖)	一種	六角一分
珍袖 懷中記事冊	一種	五角一分
珍袖 英文日記	一種	四角
珍袖 鉛筆	另購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售

高 等

運 動

用 品

本館獨家經理美國著名運動用品製造家迭生公司之出品種類齊全備貨充足可供各地運動會之採用運動家平時練習如用此項出品技術更易猛進



網球用品
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壘球用品
隊球用品
杖球用品
田徑賽用品
游泳用品
運動衣鞋
計時表



風 琴

本館製造孔雀牌風琴式樣精巧種類繁多聲質準確質料堅強以供學校教授及家庭娛樂之用實為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裝運費在外另印音樂用品目錄承索即寄

軍 步
手 拉
風 琴
號 號
軍 口
號 琴
叫 琴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長生殿

吳梅村讀史有感八首。其二云。重壁臺前八駿驥。歌殘黃竹日輪西。君王縱有長生術。忍向瑤池不並棲。其三云。昭陽甲帳影嬋娟。慙愧恩深未敢前。催道漢皇天上好。從容忍殺李延年。其八云。銅雀空施六尺牀。玉魚銀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皆與長生殿傳奇同意。至梅村古意六首。其一云。爭傳婺女嫁天孫。才過銀河拭淚痕。但得大家千萬歲。此生那得恨長門。其二云。豆蔻梢頭二月紅。十三初入萬年宮。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其四云。玉顏顛顛幾經秋。薄命無言祇淚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尙低頭。其五云。銀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錮慎夫人。君王自有他生

約。此去惟應禮玉真。又仿唐人本事詩。其一云。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罷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衛中。所指皆別是一事。蓋孝陵末年。有被選入宮未得幸而遭國卹者。味其詩意。似當日棟鄂貴妃（卽迫諡爲孝端敬皇后者。梅村清涼山讚佛詩所謂可憐千里草。蓋本董姓。改爲棟鄂氏。猶修佳本修。章佳本張也。）寵冠昭陽。故天眷雖深。而貫魚未逮。長生殿中有絮閣一齣。亦其微意也。（荀學齋日記）

防思之游雲間白門也。提帥張侯雲翼。開宴於九峯三泖間。選吳優數十人。般演長生殿。軍士執爇者。亦許列觀堂下。而所部諸將。並得納交防思。時曹公子清寅。亦卽迎致於白門。曹公素有詩名。明聲律。乃集江南北名士爲高會。獨讓防思居上坐。置長生殿本於其席。又自置一本於席。每優人演出一折。公與防思讎對其本。以合節奏。凡三晝夜始闋。兩公並極其興賞之豪華。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帛兼金贖行。長安傳爲盛事。士林榮之。殆歸至烏鎮。防思酒後登舟。而竟爲汨羅之投矣。傷哉。予爲文以誄。有云。陸海潘江。落文星於水府。風魂風魄。赴曲宴於晶宮。西河毛先生頗稱之。先是康熙戊辰。朝彥名流。聞長生殿出。各贖金過防思邸。般演。觴而觀之。會國服未除才一日。其不與者。嫉而搆難。有翰部名流。

坐是罷官者。後其本遂經御覽。被宸褒焉。往予杭州寄亭。去昉思居咫尺。每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未嘗不彼此相過。偕步於東園。游魚水曲。欲去還留。啼鳥花間。將行且竚。昉思輒鄉予誦明朝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立少時之句。且曰。吾儕可弗及時行樂耶。迨甲申春杪。昉思別予游雲間白門。甫二月而赴至。所誦二句。竟成其讖。至今追思。爲之歎惋。（巾箱說）

曲本有雜劇傳奇之分。傳奇以寫實事爲佳。詠史尤妙。此桃花扇與長生殿之所以千古也。長生殿傳奇。爲泉唐洪昉思所作。當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會國忌日。貴人邸第有演此者。爲言官所劾。趙秋谷查初白諸人。時因在坐。皆罷職。昉思則逐歸。秋谷有詩曰。牢落周郎發興新。管絃長對自由身。早知才地宜江海。不道清歌誤卻人。蓋自傷也。（龍禪室撫談）

趙秋谷因演長生殿劇罷官。其還山集寄洪昉思云。垂堂高坐本難安。身外鴻毛擲一官。獨抱焦桐俯流水。哀音還爲董庭蘭。鼓枻集贈洪昉思云。頗憶旗亭畫壁時。相逢各訝鬢邊絲。早知才薄猶爲患。正使秋深總不悲。吳越管絃君自領。江湖來往我無期。祇應分付庭中鶴。莫爲風高放故遲。二詩情兼哀怨。不涉昉思相累之跡。金鵝館集又有觀演長生殿劇十絕句。懷舊集中又有昉思一首。唐人云。惟有

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庭蘭。其秋谷之謂與。(竈記)

李文恭星沉撫蘇時。嘗召優人演長生殿傳奇。至埋玉一折。不覺歎息失聲。卽席賦詩云。戎馬忽忽起。范陽。猛聞鈴語喚郎當。凭肩有誓同牛女。掩面無端作帝王。自倚翠華甘謝錯。可憐黃土忍埋香。金釵細合須臾改。莫再含情問上皇。羅襪淒涼墮切灰。洗兒錢枉費疑猜。誰傳宮禁司籌事。几見賓王草檄來。一死功能復社稷。他生籍已注蓬萊。聽歌暗灑青蓮淚。曾醉沈香舊酒杯。次首卽用隨園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爲君王拒賊多意。蓋美人例爲人憐。亦與錢乙生詠西施之可惜。越王無見識。黃金不鑄女功臣之旨同也。(茶餘脞錄)

長生殿至今百餘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每當酒闌燈燭之時。觀者如至玉帝所聽奏鈞天法曲。在玉樹金蟬之外。不獨趙秋谷之斷送功名到白頭也。然俗伶般演。率多改節。聲均因以參差。雖有周郎亦當掩耳而過。近日古吳馮雲章起鳳。撰爲唸香堂曲譜。以縹緲之音。度娟麗之語。迎頭拍字。按板隨腔。允稱善本。且其宮調字音。多所考訂。毫無遺漏。謂之長生殿第一功臣可也。石太史韞玉爲之序云。謂非瀟女吹簫。馮夷擊鼓。不能使笑者。泣者俯首如是。信然。(藤花曲話)

蜀鵲啼

蜀鵲啼。蘇州邱園爲成都令吳志衍作也。志衍爲梅村之兄。攜家之任。由滇入蜀。直北都城陷。西土淪亡。全家死之。丘故譔是劇。尤西堂跋所謂爰有丘生。聞之累息。問弱弟之奔喪。傷心唳雁。弔孤臣而流涕。染血颯鵲者也。梅村詩觀蜀鵲啼劇有感云。紅豆花開聲宛轉。綠楊枝動舞婆娑。不堪唱徹關山調。血污游魂可奈何。其詞之感人故深矣。（藤花曲話）

曲波園

辛亥歲。得曲波園傳奇二種。一爲香草吟。一爲載花舸。題耶溪野老譔。初不識此老爲何人。後讀李笠翁尺牘。有致徐冶公二札。會備論此曲。乃知耶溪野老。卽冶公之別字也。冶公名鍊。會稽人。學詞於史叔考。輩行略前於笠翁。生平游幙四方。以筆耕餬口者。笠翁書云。十年不得故人書。一旦飛來天上。雨金雨粟之奇。不是過矣。再讀香草吟妙劇。鈞天之音。又復隨風而下。愉快之極。不免大費叵羅。弁言之委。不敢方命。已大穢佛頭矣。但此劇命名之第三字。猶未盡善。蓋唵草集三字。皆邇來詩刻之通稱。他日縣之國門。人皆謬切爲詩草。今人喜讀閑書。十人而九。名人詩集。問者寥寥。此段因緣。始於香草亭。

上。不若竟易亭字。與拜月牡丹鼎足而峙。誰曰不宜。尊函未到之先。當勒數行。寄候。未見齒及。豈聽沈者自沈耶。觀此可知李徐之風義矣。香草吟通本以藥名填成詞曲。可云巧思。載花艸則不脫笠翁皇求鳳範圍。可以置之不論云。（臞庵筆記）

揚州夢

長白十八郎名岳瑞。字兼山。號玉池生。別號紅蘭室主人。多羅安和親王岳樂子。原封固山貝子。有莊在遷安縣界冷口外。其春郊晚眺詩。有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無力不飛花之句。問亭將軍見而賞之。時稱東風居士。詩四種。一紅蘭集。一蓼汀集。一出塞詩。一無題詩。與其客吳江顧卓。無錫朱襄校定。凡五卷。大題曰玉池生稿。颯颯云。颯颯西風旅雁過。佳期歲月兩蹉跎。赤簫聲裏春三月。綠酒尊前一曲歌。別後幾曾通好夢。見時未許託微波。沈郎縱不啞詩瘦。可奈無端六憶何。汪退谷謂其詩清婉奇麗。出入於太白昌谷義山飛卿之間。其塞上詩云。十載攤書作小儒。一朝銜命入匈奴。紫駟蹀躞秋風裏。左佩烏號右僕姑。善畫。有自題牡丹梅杏蒲菊松石諸絕句。其畫鞠云。清明才過雨初收。懶病相兼怕出游。偶寫黃花三四朵。閉門獨對似深秋。嘗作揚州夢傳奇。恆月山題瓊花夢傳奇詩。玉堂才子譜新聲。一曲瓊華四座驚。同是揚州同是夢。令人重憶玉池生。（雪橋詩話）

（未完）

西洋草花小譜(五)

童君若繼采

四一 睡蓮

睡蓮科(多年生)

睡蓮 (Water-lily) 原產非洲，種類很多，他底拉丁屬名叫做 *Nymphaea*，形狀和吾國的蓮花相似而比較小些；也喜生於水中。他的根狀莖，橫臥於水底的泥內；葉橢圓心臟形，有長葉柄，生於水內，葉浮水面；花普通白色，也有紅、黃、淡紫等色。花瓣在八枚以上，萼片帶絲黑色，雄蕊很多，單瓣種類外，還有重瓣種類；花具香氣，花容清艷。他和蓮的異點，就在他的花和葉片：一種是浮在水面，而蓮花都伸出水面；還有，蓮的葉片完全是橢形，而睡蓮的葉片基部有深缺刻。這種植物，適於池塘內的栽種，也可植於磁缸中，以供玩賞。繁殖用他的地下根莖，春三四月的時候，先把田土和堆肥混和——田土七分，堆肥三分，置於缸內，再加水令滿，待他稍稍腐熟，然後把根莖種下，不斷的供給水分，到夏季六七月間，就可開花。花萎葉枯後，取稻草或蘆席遮蓋，以

防冬季寒凍，第二年再依照前法處理，仍舊可以開花。

四二 絲石竹

石竹科(一年生多年生)

絲石竹 (*Chalk-plant*) 原產於歐洲北部及高加索地方，種類很多，他的拉丁屬名叫做 *Gypsophila*。莖高一尺有餘，葉細長呈絲狀，近根的葉，長五六寸；上部的葉，也有二三寸長。夏初開花，花白色或淡紅色，形小而多，很為美麗。這種植物，宜成叢的植於盆鉢或花壇內。栽培極易，繁殖用種子：春三四月的時候，或先播苗牀，然後移植；或直播園地均可。生長期內，應施放油粕製成的液肥一二回。

四三 水玉蘭

兩久花科(多年生)

水玉蘭 (*Eichornia*) 南美原產，性喜水分，宜栽培於缸中或池內；他底葉柄呈囊狀，所以日本人叫他做「布袋草」。夏季開花，花淡紫色，很美麗可觀。繁殖用種子：春三四月的時候，先

把田土和草灰混合，盛置缸內，稍加以水，再把種子播上，約經一二期，便能發芽；初生的葉很細，以後就漸漸的成爲囊狀。花期雖不很長，但一部分凋謝，一部分就繼續開放，也有幾個星期可玩。這種植物，性很畏寒，冬季宜用土包根，藏在溫室內；他的種子嫩白色，形狀和罌粟相像，成熟後宜妥爲收藏，否則就容易散失。

四四 西洋櫻草 櫻草科(二年生多年生)

四〇 西洋櫻草 (Primrose) 歐洲原產，種類很多，他底拉丁屬名叫做 Primula (吾國原產的也有幾種，普通栽培的叫做「報春花」) 花很美麗，西洋各國栽培他的也不少。莖高數寸

至一尺有餘；葉長橢圓形，沒有葉柄，葉面有皺紋，緣邊有鋸齒。四五月開花，花梗從葉叢裏生出，頂上開花，爲繖形花序，花黃色或黃和赤的混合色；花冠基部筒狀，上部裂成五瓣，花很美麗，性極耐寒，單瓣種類外，還有重瓣種類，適於山石間和花壇鉢內的種植。繁殖普通用分株法，也有用種子播種的。分株的時期，在九月間，先把母株掘起，看他的大小，適宜分割爲數株，栽植於溫潤土內，待他充分的活著，應該施放數回的液肥，冬季宜用稻草掩

蓋，以防寒凍；花後應置陰地或簾下保護，夏季的水分，切不可少。播種法，以種子成熟後採取即播爲宜；播種時，宜先播於盛有細砂的淺鉢內，鉢底宜置水盤，使水分由下而上，供給種子發芽；種子的上面，不必蓋土，把鉢置溫暖處所，不給他見陽光，待他發芽後，漸漸的露置陽光內，然後再一一移植於較大的鉢內，隨他的生長，再換植數回，就可任他開花了。一部分花開畢，把花梗剷除，不給他結實，那新花梗能陸續發生開花。

四五 唐菖蒲 鳶尾科(球根植物)

唐菖蒲 (Gladioli) 種類有百餘種，原產於歐洲中部亞洲西部及非洲等地。莖高四五尺；葉呈劍狀，和菖蒲一樣，所以他做唐菖蒲。五六月開花，花成穗狀，由下部逐漸的開向上方；花色有紅、白、濃紅、紫色等種種，花很美麗。這種植物，生長極易，適於花壇和盆鉢內的栽種。繁殖用球根，或母球四周的子球栽種亦可。繁殖時期在春季三四月間，他的種植方法，先把球根或子球分離，埋入土內，每個距離四五寸，掘穴深二三寸，上面蓋以細土，時時澆水，不久就可發葉成長。開花的前面，應該施放油粕製成

的液肥一二次，花後莖葉枯落，掘起球根，使他乾燥，然後貯藏，以備第二年春季再行栽種。如係盆栽的，宜於花開完畢，移植園地，待他的球根成熟，方可掘起貯藏。

四六 知風花(童譯) 毛茛科(球根植物)

知風花 (Wind flower) 原名「阿尼摩尼」(Anemone)

(是他的拉丁屬名的譯音) 地中海沿岸原產。莖高六七寸至一尺有餘，種類很多；四五月開花，花形和罌粟相像，單瓣種類外，還有重瓣種類，花色有紅、白、紫等數種，都很美麗；把他種於花壇或盆鉢，最為相宜。性雖耐寒，但冬季溫度低時，也宜用防寒的設備。土質宜排水良好的砂質壤土，並宜有日蔭的地方為最合。繁殖用球根(塊莖)或種子均可。球根繁殖法：暖地在秋季九十月間，寒地以早春為宜；如果要他開花互續不絕，宜分數回栽種，便行；栽種深度約一二寸，每個距離約五寸，未栽種前，宜把球根置濕砂土內，令他飽吸水分，然後種下土內，便易發芽；生長期內，宜施液肥數回，並不斷的供給水分為要。種子繁殖法：養成新的品種時行之，但種子的發芽力極短促，宜於成熟後即取下種於鉢

內，隨時注意澆水，勿令乾燥，生長期內移植一二次，約經二三年，方可開花。

四七 鬱金香 百合科(球根植物)

鬱金香 (Tulip) 小亞細亞原產。莖高一尺許，地下球根

(鱗莖)的形狀，和洋蔥頭相像，表面有黃色的皮膜；葉潤狹不等，葉肉厚，沒有葉柄，現粉綠的顏色，略似萬年青的葉；四五月的時候，葉片中央抽出花梗，頂端開六瓣鐘狀的花，顏色很多，有白、紅、黃、紫及複色等種種；花朝開暮合，十分美麗，西洋庭園裏，大都把他種在花壇和盆鉢裏，供人觀賞。繁殖普通用球根，種植的時候，在秋季九十月裏，先開二三寸深的凹穴，施下基肥，再蓋薄土，然後把球根種下，冬天用稻草掩蓋防寒，次年就能開花。花後應翻去花梗，不給他結實，到了六七月間，葉已黃萎，就可把球根掘起曬乾貯藏，秋季便能再種。若用種子播種，必須四五年方可開花，所以普通都不用種子繁殖的一法。

四八 香雪蘭 鳶尾科(球根植物)

香雪蘭 (Freesia) 南非洲原產，蘇滬等地俗呼他「小

蒼蘭。莖高一尺有餘，葉呈劍形而狹，花五裂，漏斗形，一個花梗上，開著二朵至五朵的花，有白、紫、淡黃等色；並且有一種的香氣。這種植物，性喜溫暖，不耐寒冷，適於盆鉢內的栽培。繁殖用球根（鱗莖）一種的時期，從秋季九月起，到第二年的春季三月止，都可以；但秋季種植成績要好些。種植的方法：用直徑四五寸的盆鉢，栽植球根十餘個，因為不是個個能夠開花；若是種少了，那就沒有興趣。等到天冷霜降後，就要把鉢移到溫室去保護，這是最要緊的一件事，遲了就要凍死。但是移入過早，生長軟弱，也是不行的。在溫室栽培的，冬末春初，就可以看得見花了。

四九 番紅花 鳶尾科（球根植物）

番紅花 (Saffron) 歐洲北部，非洲及亞洲西部原產，一名「泊扶蘭」是他的英名的譯音。種類很多他的拉丁屬名叫做 *Crocus*，種類中有春季開花和秋季開花的分別，春開種早春先他花而開放，人多愛玩他，所以普通栽培的番紅花，都是春開種。莖高三四寸，花有白、黃、紫、淡紅等色，很為美麗。這種植物，性強健耐寒，冬季也不必加以保護，宜種於盆鉢；或把他飾早春

的花壇，用各種不同色彩的番紅花，適宜配合栽種，更能顯示他的特色。繁殖用球根：於秋季九十月間栽種花壇，深二寸許，每個距離二三寸；如用盆栽，宜選直徑四寸的鉢，植五六個球根便可。栽植的時候，土內宜先置堆肥草灰，上蓋薄土一層，然後再把球根種下；生長期內，宜施放稀薄液肥一二次，便可發育繁茂；花後把球根掘起貯藏，至秋季再種。若貯藏二三年不種，也不失他的發芽力。如果欲得新的品種，宜用種子繁殖，待種子成熟時，即採取種植；發芽後，經二三年方可開花。

五〇 鈴蘭 百合科（球根植物）

鈴蘭 (Lily of the Valley) 一名「馬耳蘭」又稱「君影草」，原產於歐亞兩洲的山野。莖高八九寸，葉僅二三枚，從地下的根狀莖發生，呈長橢圓形，平行脈。花為總狀花序，四五月開花，花六瓣鐘狀，白色芳香；歐洲種類，香氣尤濃。這種植物，宜種於花壇或鉢內。繁殖普通用分株法：秋季就把他地下的根狀莖，適宜分割——每段須有發芽部分，便可種成一新植物。如果培養於溫室內，那冬季就開花，否則須至第二年春末夏初始開花。



獨幕
趣劇

貧賤夫妻

(續)

(黎烈文)

張太太 (目送王奶奶去後，忽然捧腹大笑。)啊！這女人真再蠢也沒有了！不知發的甚麼瘋，竟真的肯把那麼好的一頭頭髮很心剪掉！像我呢，那怕我的頭髮再白些，我也要留着供我那老頭子天天看的，決不肯輕易把牠剪掉啦！(從袋中將偷的香煙通通取出)啊！這香煙真不錯呢！(細看)是大礮台呢？還是三五牌呢？啊！

管他呢！(取桌上煙筒)這裏面還有好多呢！率姓都給他拿了罷。(正在倒香煙時，王奶奶匆匆回來，張太太大驚，連忙將煙筒丟在桌上。)噫！你怎麼就回來啦？

王奶奶 我忘記囑咐你一句話了。假如王先生回來時，你千萬不要告訴他，說我剪了頭髮啦！張太太 好的，好的。我決不會告訴他的。

王奶奶 那就好極了！我家裏茶煙通有，你自己

隨意用罷！不要客氣啦！

張太太 不客氣，不客氣，我是向來不客氣的。我

正在這裏拿煙呢！

王奶奶 這樣最好。再會罷！

張太太 再會！再會！

（王奶奶由右門跑下）

張太太 （以手撫胸）唔！倒嚇了我一大跳呢！

（將筒中香煙通通拿了放在袋中）啊！這總够

我吃兩三天啦！（滿室看了一眼）這屋裏有甚

麼吃的東西嗎？講了一早上的話，肚子彷彿有

點餓啦！（東張西望一會兒，沒有找到一樣東

西。唉！讓我到廚房裏去看看罷！（由上首門入

內）

（聽得裏面開櫥門的聲音，碰着碗盞的聲音）

張太太 （很不樂意的走了出來）唉！真倒霉！

了半天，一樣吃食都沒尋得！這人家簡直窮到

如此地步啦！哦！難怪她就要賣掉頭髮去過年！

（很無聊的樣子）啊！真不該，真不該答應替他

看屋子，留在這裏多寂寞呀！（拿着桌上的茶

壺仰頭狂飲）喝點熱茶溫溫肚皮啦！（伸了

一個懶腰）瞌睡來啦！（轉身望着牀鋪）現成

的牀鋪，爲甚麼不去睡睡呢？我真老糊塗了啦！

（走到牀上和衣睡下，扯了被窩蒙頭蓋上）啊！

好暖熱呀！

（漸漸入睡，舞台靜了一會兒。王先生由右門上。）

王先生（滿屋望了一下）啊！她出去啦！（見牀上睡有人）沒有，在牀上睡着呢！（笑了一下）讓我去嚇她一跳罷。

（王先生躡手躡腳的走到牀邊，輕輕的將被窩揭開了一點，匆遽而魯莽的在睡者的臉上重重的吻了一下。張太太大驚跳起。王先生亦大驚。）

王先生 啊呀！是你呀！

張太太 自然是我呀！你竟看上我這老太婆了

呀！（以手摸臉）啊哈！你把我的臉都吻痛啦！

王先生（又羞又氣）這不見鬼嗎？你爲甚麼睡在我家裏？

張太太 你奶奶要我替他看家呀。

王先生 她到那裏去了？

張太太 她剪了……（幾乎失口說出來了）沒有，沒有，她去買東西去啦！

王先生 她去買甚麼東西去了？

張太太 噫！你難道忘記了嗎？今天晚上過年啦！難道你們年夜飯都不吃嗎？她去買菜去啦！

王先生 她怎會有錢呢？

張太太 她賣了……（又幾乎失口了，自己急

得打了兩個嘴巴。不……不……她有錢呢！

王先生 她怎會有錢呢？

張太太 這個我怎麼知道呢？她自然有錢啦！

王先生 （走開一邊，自言自語。）唉！真可憐！我沒

有錢給她，她也不問我要，卻自己到外面想法去了！她憐惜我，體諒我，從來沒有逼迫過我。我現在窮困到這步田地了，她卻從來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點怨色。唉！這樣好的妻子，真是少有！但是，她愈待我好，我心裏也愈加難過。我總覺得對不住她，害她這樣受苦。唉！她嫁了我，真沒有過一天的舒服日子啊！（心裏非常難過，在室中徘徊走着。）

張太太 （背着王先生向一旁說）唉！這一對小夫妻倒真有點可憐呢！幸虧我剛纔沒有把那事講出來，（以手作剪髮的樣子）不然他這時心裏不知更要怎樣難過呢！

王先生 （一邊走着，一邊自言自語。）她嫁了我，沒有穿好的，沒有吃好的，也罷了；還累她每天給我燒飯，洗衣裳，做許多粗事，辛苦個不了啊！真難爲了她！真難爲了她！這樣的妻子，真是少有！（走過梳妝檯邊，拿起那把壞了的梳子看着。）不講別的，單講這把梳子，我見了心裏就說不出的難過，說不盡的慚愧。你看，像她那麼好的一頭頭髮，卻用着這麼壞的一把梳子，這

……這……都是因為嫁了我這不爭氣的丈夫，沒有錢的緣故啊！（癡癡的想着）她早上不是說先施公司有一套黃楊木梳子要買十塊錢嗎？唉！我怎的能够想一個法子買了給她纔好啊！她一年到頭辛苦着，我也正應在這新年時節送她一樣貴重點的禮物，使她歡喜歡喜啊！但是……十塊錢……好大的數目！這叫我到那裏去籌措呢？（煩惱着）唉！這叫我到那裏去籌措呢？

張太太（王先生講的話，她沒有注意聽。）這人真有點癡氣呢！一個人咕哩咕嚕說了些甚麼？（大聲叫道）喂！王先生你在說些甚麼？

王先生（被張太太叫着一驚。）啊！甚麼？

張太太 王先生你在說些甚麼呀？

王先生 唉……沒有甚麼。

張太太 王先生！你有甚麼心事，何妨說給我聽聽呢！

王先生 心事是沒有甚麼心事，不過……（躊躇一下）唉！張太太！你請坐罷。

張太太（坐在桌旁靠椅上。王先生也坐下。）王先生！你有甚麼心事請說罷。不是我自己吹牛皮，隨便甚麼難題到了我手上，我總會有法子解決的。

王先生 不過……（向旁說）不知道她有錢沒

有呢啊，不管他，硬着面皮試試罷！（轉身向張太太）唉……張太太……唉……（說不出口的樣子）

張太太 有話請說呀！

王先生 唉……張太太……你有錢借嗎？

張太太 （嚇了一跳，向旁說）啊呀！他又同他奶

奶一樣要借錢了呢！今天真倒霉！唉，這又是

我問他的不是了！（轉身向王先生說）甚麼？王

先生！你也要借錢嗎？笑話罷！真是笑話啦！

王先生 不是笑話！不是笑話！我真的要借錢。張

太太！我真的要借錢。我知道你常常打牌的，一

定有錢借。張太太！你肯借給我十塊錢嗎？我明

年一定可以還你，決不會失信的。

張太太 打牌嗎？我打牌是祇會輸，不會贏的

呢！王先生！你若祇是說說笑話呢，那便罷了。你

若是真的要借錢呢，那真對不起得很，我簡直

連一塊錢都不能設法啦！

王先生 我怕我沒有還嗎？

張太太 不是，不是，實在是沒有錢啦！

王先生 （失望着急的樣子）唉，這怎麼好呢！

張太太 王先生！你何必這樣着急呢？你們在外

面幹事的人，朋友一定很多的，你難道就不能

同他們通融通融嗎？

王先生 朋友嗎？你有錢時，他自然認你做朋友；

你無錢時，他還肯認你做朋友嗎？

張太太 那末，你再靜心想想看，還有別的法子

嗎？不要光是着急啦！

王先生 唉，真沒有法子！（起立徘徊走着）這怎

麼辦呢？（忽然記起來的樣子，探懷出金錶看

着。）我拿這個去賣了罷？

張太太 你在看甚麼呀？

王先生 錶。

張太太 錶！銅錶呢，鐵錶？

王先生 金錶。

張太太 金錶！（吃驚，不信的樣子，跑近去看。）真

的呀！你竟有一只金錶嗎？那裏來的呢？

王先生 我父親傳給我的。

張太太 真的嗎？我還不曾聽你說過呢！（接錶

細看，忽向王先生大笑。）哈哈！你這人真有點

癡氣啦！

王先生 怎麼？

張太太 你有這樣一件貴重東西，你還要同人

家借錢呢！這不至少也變賣得十多塊錢嗎？哈

哈！

王先生 不過，這是先父惟一的紀念。先父遺給

我的東西，我都變賣光了；現在單剩這只金錶

了，我總不忍再把牠賣掉。

張太太 這個……你就未免太固執了！據我的

意思，祇要你確乎是爲着一件正當的事，不得已把牠變賣了，那也是不要緊的。

王先生 不過，唉，讓我再想想罷！（接錶細看）

張太太 好的，你自己決定罷。（走開向旁說）世間多少大家子弟，爲着狂嫖闊賭，把祖宗辛辛苦苦積下來的產業，一霎時化爲精光的，那也稀鬆得很啦！沒有一個像他這傻子，爲着區區一只金錶，就這樣煞有介事！（走到右邊沙發上坐着。在袋中抽出一支香煙慢慢吸着。）

王先生 唉！不賣牠呢，我又想不出別的法子；賣了呢，又真有點不忍。唉！這叫我怎麼好呢？（沉吟良久，忽然決定。）唉！管他呢！我也顧不得這

些了！（轉身向張太太）張太太！

張太太 甚麼？

王先生 我現在決定了。

張太太 你決定了甚麼？

王先生 我決定把這只錶賣了。

張太太 這很好啦！

王先生 那末，仍舊請你在這裏坐一會罷！我出去一趟就回。

張太太 好的，好的。

王先生 （行至門口折回說）啊！假如她回來了，請你千萬不要把這事告訴給她聽呀！

張太太 可以。

(王先生由右門下)

張太太 她說不要告訴他，他也說不要告訴她，究竟他們夫妻倆搗的甚麼鬼呢？啊，今天真倒霉！我本來是一個透亮精明的人，今天竟被他們弄得有點莫名其妙啦！

(王奶奶笑嘻嘻的由右門上。手裏提了兩蒲包東西。)

張太太 (起立迎上去) 哦！回來啦！

王奶奶 對不住！累你久等！

張太太 不要緊的。啊！買了這些東西啦！

王奶奶 (快樂的笑着) 過年啦！

張太太 (走近王奶奶身邊說) 那東西賣掉了

嗎？

王奶奶 賣掉了。賣了十塊五角錢。啊！你真好！真要謝謝你！幸虧你指引我這條門路，不然，你看！叫我到那裏去弄這些錢來呢？

張太太 (得意的樣子) 是啦！我知道像你這樣好的一頭頭髮，至少也得賣十多塊錢啦！不是嗎？

王奶奶 (解開一只蒲包，拿出許多水果，如梨、橘、香蕉之類，擺在桌上。) 吃啦！請隨便吃啦！不要客氣啦！

張太太 不客氣，不客氣。(連忙拿起一只梨子，一口咬了大半邊。)

王奶奶 我們王先生是頂喜歡吃水菓的，見了這些梨子，真不知要多麼開心呢！啊，張太太！剛纔沒有回來過嗎？

張太太 （嘴裏正吃着一只挺大的香蕉）回：

：回來過的……回來過的。

王奶奶 回來又出去了嗎？

張太太 是啦！你沒碰着他嗎？他剛剛纔去呢！他去賣……（幾乎又失口了）沒有，沒有。

王奶奶 賣甚麼呀？

張太太 啊，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他說一會兒就回來的。

王奶奶 一會兒就回來嗎？那真好極了！張太太！

你看，我們家裏今年過年多熱鬧呀！今天晚上的年夜飯，我要特別弄得豐盛些。（又解開一只蒲包，內有雞、魚、肉之類，和幾樣蔬菜，並有一瓶酒。）張太太！你看，菜不買得很多嗎？你今晚上可不可以在這裏同我們一塊兒過年呀？

張太太 可以，可以。我是「只要有得吃，就可爬上壁」的，那還有甚麼不可以？

王奶奶 不過你自己家裏還要過年呢？

張太太 那不要緊，要他們改到明天好了。

王奶奶 呵呵！（笑着）那就好極了！那我們今晚就更熱鬧了！現在讓我吧這些東西送到廚房裏去罷。（攜蒲包入內）

張太太 這女人真好呢！她竟請我在這裏吃年

夜飯啦！哈哈！我今天晚上要大吃而特吃了！

（張口作大吃狀）啊，她剪下的一頭頭髮，就賣

了十塊五角錢；還有她丈夫的錶呢？那至少

也賣得十多塊錢嗎？他們兩人今晚過年真闊

呢！啊，他們有這們多錢，我爲甚麼不同她借點

呢？新年新歲，有了錢正好打牌啦！不是嗎？啊，說

不定我今天還有更好的運道呢！哈哈！哈哈！

（大笑）

王奶奶 （自內出）張太太！你爲甚麼這樣開心

啦？

張太太 我爲甚麼這樣開心嗎？哈哈！這還要問

你啦！

王奶奶 （奇怪着）問我啦？

張太太 是呀。

王奶奶 爲甚麼呢？

張太太 （走近王奶奶身邊說）王奶奶！你剛纔

不是說你剪下的頭髮賣了十塊五角嗎？

王奶奶 是啦。但……

張太太 那末，你一定還沒有用完啦！不是嗎？王

奶奶！我想，唉，我想同你借點呢！可以嗎？

王奶奶 啊呀！張太太！你是爲的這個嗎？這真對

不起得很啦！我的錢剛好用完啦！

張太太 （驚異）甚麼？你的錢都用完了嗎？難道

你剛纔買的這些菜和水菓，就要十多塊錢嗎？

王奶奶 不是。我的錢通在這裏呢！（探懷出一

錦盒，內盛金錶練。）我的錢通買了這個呢！

張太太（接錶練細看）你買這個做甚麼呢？

王奶奶 哎！張太太你還不知嗎？我買這個送給

我們王先生呢！因為他父親傳給他一只很好的

金錶，卻是沒有錶練。他雖是不滿意，但又沒

有錢買。所以我現在買了這條錶練送給他。唉，

張太太！我若不是爲了他，我真還不會捨得剪

掉我的頭髮喲！

張太太（張口結舌，驚得呆了。）啊呀！

王奶奶（接錶練收在盒子裏）唉，張太太！你不

知道他待我好啊！他一年到頭窮困着，全是爲的我。他要沒有我拖累着，他一個人有了那些薪水，也就儘够用了啦，何至於連一條錶練都買不起呢？所以我越想越愧，無論如何總想法子替他買了這樣東西，也使他稍爲歡喜歡喜啦！（仍將原盒藏在懷中）等到他回來了，我出其不意的把這個送給他，他真不知道要怎樣驚駭而又開心啦！他何從料到我有錢買這樣東西呢？（快慰的笑着。但隨即又憂愁起來。）不過，唉，我現在沒有頭髮了，不知道他還和從前一樣愛我否？唉，現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究竟變得怎樣醜惡了！（跑去梳裝

檯邊照着鏡子)

張太太 (深深的咽一口氣) 唉，她還不知道他

現在正是出去賣錶去了呢！

(王先生與頭昂昂的，拿着一只盒子，由右上)

張太太 啊！你回來啦！(走近一步細聲說) 你

的錶沒賣掉嗎？

王先生 甚麼！

王奶奶 (跑向其夫) 好啦！你回來啦！

王先生 (見其妻剪了頭髮，大驚。但一言不發，

把手中盒子重重的望桌上一丟，坐在一把靠

椅上深深的歎着氣) 唉……

王奶奶 (握其夫手悲泣) 啊，你不愛我了嗎？你

因為我剪了頭髮，你就不愛我了嗎？啊，我這是爲着你呀！(探懷出錶練) 你看，我因爲要買這個，我纔犧牲了我的頭髮啦！你看，你看呀！這錶練多好呀！你的錶呢？快拿來把他掛上罷！從此以後，你可以隨便在甚麼地方驕傲的炫耀的，看着你的金錶了。不要再像從前那樣因爲沒有錶練羞怯和不安了啊！你看呀！這多麼好的錶練呀！唉，你爲甚麼一聲不響呢？你不愛了嗎？你因爲我沒有頭髮，就不愛我了嗎？啊，我這是爲着你呀！我要賣了頭髮，纔有錢買錶練呢！你難道不能原諒我嗎？啊，好很的心啊！好很的心啊！(大哭起來)

王先生 唉，不要哭罷！不要哭罷！再哭，我的心都要碎了啊！

王奶奶 那麼，你仍舊愛我嗎？

王先生 我說過，真的愛情是超越美惡的，我們的愛情並不是以頭髮來維繫的。這個請你放心罷！

王奶奶 (破涕爲笑) 那麼好了！祇要你仍舊愛我，我還有甚麼憂愁呢？啊，你的錶呢？快些拿來罷！讓我這把這練子掛上去，看合式不合式。

王先生 唉……錶……我的錶……啊，你還是問她罷！(指着張太太)

王奶奶 (轉身向張太太) 怎麼你拿了她的錶

嗎？

張太太 唉，王奶奶！我勸你不用傷心罷！他的錶恐怕已經賣掉了呢！

王奶奶 (大駭) 真的嗎？你真的把錶賣了嗎？你爲甚麼要把錶賣了呢？

王先生 我爲甚麼要把錶賣了嗎？你看這個就知道了！你看這個就知道我是怎樣的失望了！(拿起丟在桌上的那個盒子遞給王奶奶)

王奶奶 (連忙打開盒子，見裏面盛着一套黃楊木梳子，大小共有五把) 噫……(淒然淚

下)

張太太 唉！可憐！可憐！

王先生（忽然振作起來，安慰其妻。）唉，不用傷心了罷！你剪了頭髮，我賣掉金錶，都是爲着要表現我們的愛情。現在我們的愛情既已完全表現了，那末我們的目的便已完全達到了。至少你的頭髮沒有白剪，我的金錶沒有白賣了。唉，我的親愛啊！你竟爲着我，不惜犧牲你最美麗的頭髮啊！

王奶奶 唉，我的親愛啊！你竟爲着我，不惜犧牲你最寶貴的金錶啊！

（兩人相抱接吻，旁若無人。張太太張開口望了他們一眼，點點頭，一面偷了梳子，一面偷了錶鍊，藏在身上，啾啾嘴偷看着他們。）

王先生（毫不覺察，仍舊抱住他的妻子）我的親愛啊！你沒有了頭髮，那麼用不着那梳子了！王奶奶 我的親愛啊！你也用不着那錶鍊了！張太太（輕聲向台下說）你們都用不着，我用得着呢！（取出梳子錶鍊看了一眼，回頭望他們倆一下）謝謝你們（急走下）

王先生 我的親愛啊！我謝謝你！

王奶奶 我謝謝你！

（幕急閉）

（完）

夏天的早晨（青年創作）

（湯增啟）

漫漫長夜，還未破曉！我那沒有精采底視線由葛布帳眼裏射到窗外青碧色的天空：那變幻的白雲，皎潔的月兒，閃爍的星漢，都爭放着他們擅長的光耀。

遠遠的雞聲喔喔，隱隱的犬吠唁唁，好像說：「快要破曉了，醒着罷！」

曙星和殘月的光耀，已漸漸地由微弱，闌澹而看不明瞭；東方幻作魚肚白色，枝頭的小鳥——唧唧……咋咋……地歌唱着迎晨之歌，婉轉音調，陶人性情好似帶着「天要開幕了，起來罷」的聲波。

熹微的晨光，粉紅色的驕陽已由東方跑出，淡黑色的村煙已縷縷冲天。

可恨起牀的鈴聲不住地——鐘鐘……——的催促，就掙扎一雙矇矓的睡眼，跳下了板榻。

嬰孩自己藥片即為余子之良伴護身寶矣

四川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館館長幫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公署顧問林恕先生之謝函如左云鄙人中年始得此子小兒之體氣不免羸弱加以人奶缺乏而代之以乳粉致營養與消化俱受莫大影響故此子在周歲前異常多病雖時請名醫診治然服藥枉效徒增憂思倏憶嬰孩自己藥片為小孩之聖藥即購歸試服



乃一瓶

未半而

疾已若

失且體

氣亦漸

見肥壯

自茲以

往此片即為余子之良伴護身寶矣余子行將三歲其體質之能若是壯健實此片之功也

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
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
均宜人手一編現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冊 一角半

時代之花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午夜角聲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一冊 三角

荒服鴻飛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五角半

荒服鴻飛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五冊 八角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冊 五角

還鄉記(野人記二編)

曹梁廈譯

二冊 五角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冊 三角半

黑白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

黑白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

古畫徵

黃賓虹著

一冊 一角半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廿七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第廿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第廿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署名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五 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原稿先寄明致謝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謝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七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

九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十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普通	正	正	正	特等	優等	上等	等第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羅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定 價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後	中	前							全	半	時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五十三元	二十五元	一期一冊 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一元五角 國外二元三角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冊太多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
精製

摺

扇

純

扇

扇面

扇骨

扇式

用上等紙影印古今名人字畫或施彩或單色
皆與真蹟不爽累黍活色生香清麗絕俗

有全漆全棕全檀瑁邊冲牙古竹鷄絲嵌銀
竹節等多種全由良工雕鏤琢磨彌足愛玩

分九單十一方十六方二十排三十排等
多種材料選用上品形式力求美化

摺扇

五彩石印及珂羅版設色共七
十二種小號每把定價一角二
分至七角大號二角七分至六
角五分加市二角七分至二元

純扇

彩色石印雙絹洋牙柄每把定
價五角單絹棕柄二角七分

女扇

彩色石印雕邊全冲牙每柄定
價四角五分雕瑁邊冲牙心每
把五角

藝購格

外從廉

印有傳

單贈閱